

第五卷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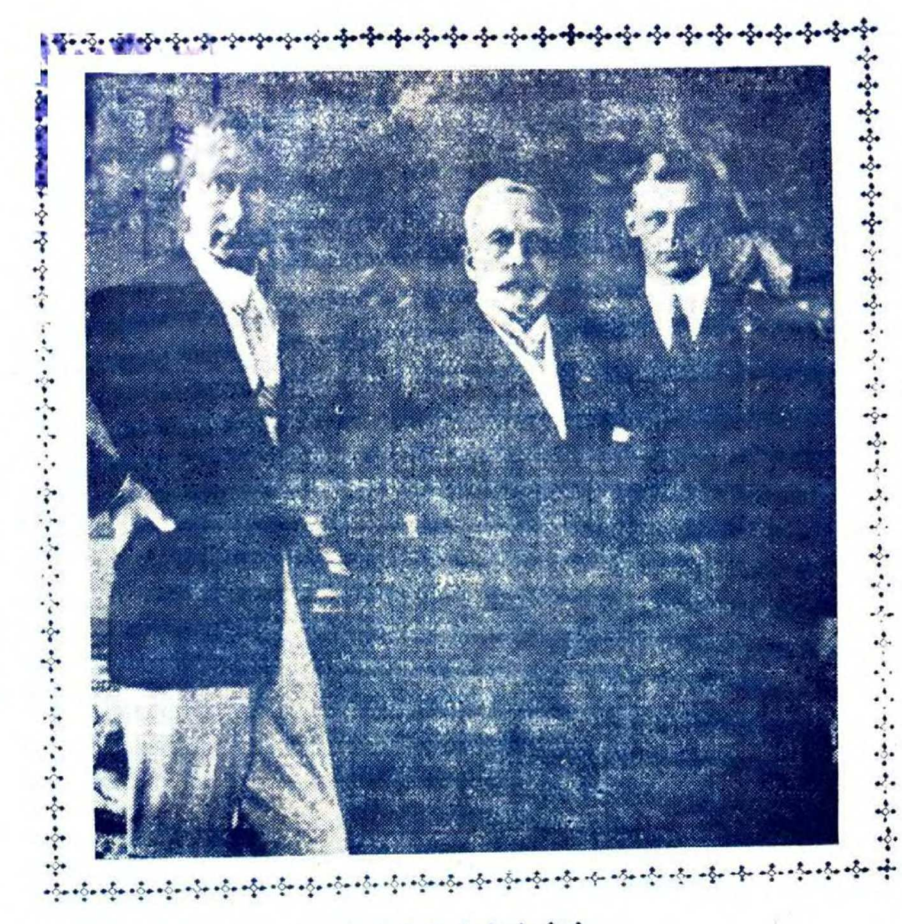
要目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廿五日出版

國聞週報總社

天津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

廢帝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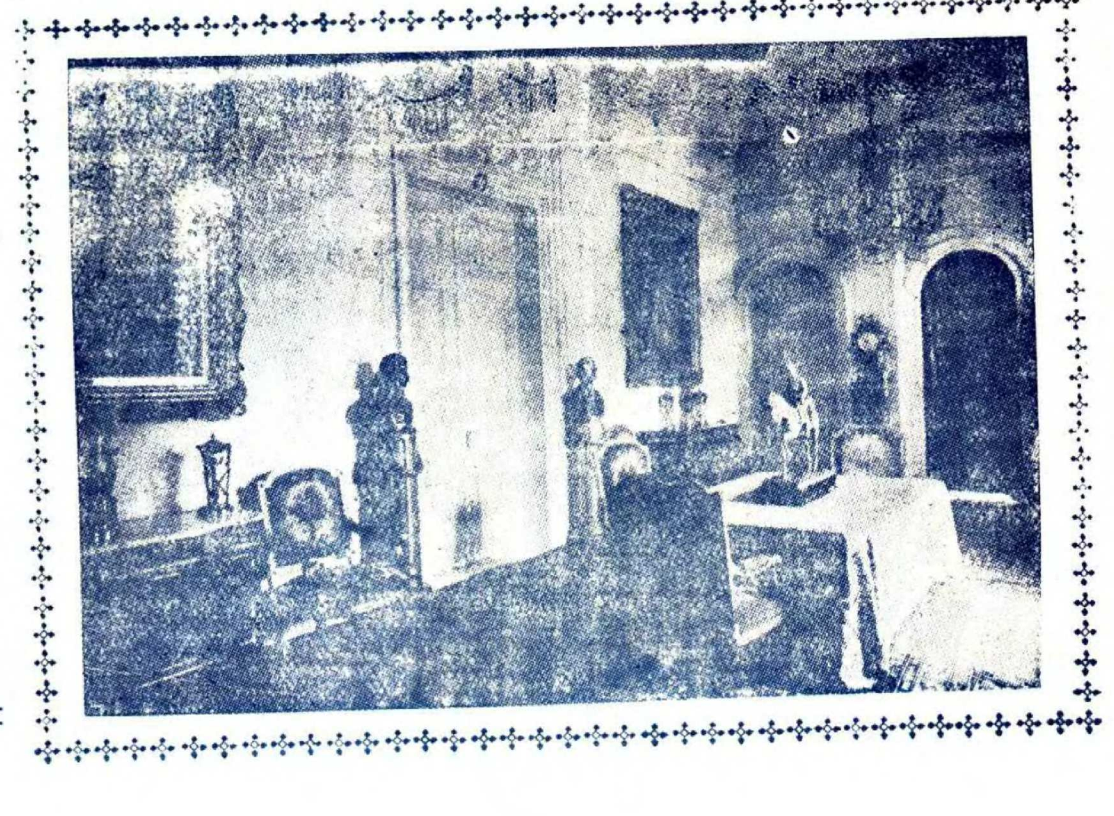


德國廢帝及其子與孫

中立者爲德國廢帝威廉二世其右爲其子、左則長孫也、



德廢帝威廉二世六十九歲生辰與家庭合攝之影。



德國廢帝之起居室彼續娶今妻及每晨接見家族、均在此室、

新流民圖

□貧與病□



烽火連年。赤地千里。民生困敝。於茲爲極。此圖描寫民生痛苦。有心人讀之。當作何感想耶。

趙望雲君作

□雪地民生□

國聞週報

第五卷第十一期目錄

英美油業之爭霸

歷樵譯自紐約時報

兩大油團之宣戰為最近兩國間爭權及自衛之餘波——爭霸之背景

引起世界之注意。紐約美孚行與荷蘭皇家——殼牌組[illegible]已明白宣戰。該行近接哀的美敦書一通，其結果如何，尚在不可知之數，茲不贅述。但此領袖美國公司在世界市場上，已發見英公司之挑戰，以角逐一日之短長，殆無疑義。爭端直接之起原，既不在紐約，亦不在倫敦，並不在歐美大陸，而在遼遠之印度。倫敦殼牌公司將加爾各答，孟買，麻打拉司三處汽油削減售價。紐約之油公司亦起而謀捍禦之對策。照美孚內幕中人發表，荷蘭皇家公司，因為美孚購買蘇俄產油，運銷印度之事實所激怒，故起而與其競爭者齟齬。但美孚無論在印度或其他各地，決不受他人之壓抑也。

最近之發展並非突如其來之現象，要亦世界油戰策略中之一幕耳。美孚，荷蘭皇家兩公司之轇轕，種因於凡賽爾媾和之日。此種商戰之發軔，首自美國街衢駕駛、無馬、車輛【註一】，萊特兄弟初抵吉台霍格，【註二】及海洋艦隻以油代煤之時代，其醞釀固不自今日始矣。

油產之競爭

法國領袖作家有言，「有油者有天下」。在過去十年中觀於煤油之重要，斯言良驗。油產之競爭，不僅為大公司因私利而發，世界領袖諸國方挾其雷霆萬鈞之力，以冀獲得侵占及自衛之利器。自表面觀之主要行動當然由產油公司折衝樽俎，但在緊要關頭，操其內幕者，則政府之自身也。

油業戰爭不外尋常大實業競爭之通例，其重要之目的物有二，曰原料曰市場。公司苟無巨量未鍊之煤油以資挹注，則油棧等於虛設，反之公司苟無若干消耗汽油之主顧則雖有油井，亦無所用之。最近爭鬨之外因即為攘奪印度之市場。美孚公司聲言荷蘭皇家——殼牌組合採用不公正之競爭方法。但此爭端之內幕，實有更深之裏因在。裏因為何？即爭攘豐厚之蘇俄油產是。而此項爭端又不過為其全部作戰之一小部分而已。

接觸之部分

荷蘭皇家與美孚公司兩大油團所接觸之地點如墨西哥，中美，阿真廷，委內瑞辣，秘魯，波斯，荷屬東印度等，即美國之中心亦莫能免。此二油團並駕齊驅，以經營全世界之油業。兩公司之標幟堅衡對

宇於意利諾及甘薩斯州，推而至於英德法華日印以及遠東各國，即遠僻之英屬諸地亦皆有之。

但欲求明瞭此競爭範圍及其意義，吾等必先研究其地域與經歷。吾等必需知悉其具體之重要政治與經濟的戰略，而了解最近印度衝突之所以然，心中必具有世界出油及積油之圖稿，更必稔知何國或何公司主有之，其生產分配若何，其出產銷路如何。

第一可討論世界積油之量若何。無人可確知地下究有煤油若干，爲人力所未發現。估計者頗不乏人，但煤油井時有發現，或則開掘之後，有時或竭，故無準確之可言。惟此種懸測之詞，雖不能據以計算未掘之油量，亦頗可藉以指明積量比較上之多少與重要也。

苟將各區未採之積油與實際生產額兩兩相較，即可立時發現奇特之歧異。大量之生產反在積油比較上稍少之地，而最大之供給則多在探油公司尚未設立之地。美國爲每年產油最盛之區，全世界油產四分之三咸出於美。但美國積油之量只及全世界十分之一。反之墨西哥及中南美產量及全世界百分之十五，而積油量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至於蘇俄未採油量爲百分之十五而出品只占百分之六。試列表以明之：

△已採未採之油量對照表

國別	積油量以百分計	出油量
墨西哥中南美	三二	一四·五
蘇俄	一五	五·七
波斯與伊拉克米索不達米亞	一三	一二·三
美國	一二	七〇·三
荷屬東印度	七	一·九
不列顛帝國	六	一·三

將來最有希望之產油區爲委內瑞辣，可倫比亞，特力尼達，秘魯，阿真廷，波斯，伊拉克與蘇俄。而目下產油最盛之區爲美墨二國。其他可列入世界油區者如荷屬東印度，羅馬尼亞，印度，波蘭，日本以及埃及。茲更列表將世界著名油區於一九一三與一九二六兩年出產量作對照之比較。最可注目者即素不發達之區如委內瑞辣，阿真廷，可倫比亞，波斯等產額蒸蒸日上。在過去三年中，墨西哥之產額已登峯造極，頗有盛極而衰之勢。即美國產額增漲之率，亦日趨緩滯矣。

△世界之產油額（以一兆桶爲單位）

國別	一九一三	一九二六	百分增率	百分世界產額
美國	二四八	七七一	二〇九	七〇
墨西哥	二六	九〇	二五一	八
蘇俄	六三	六三	〇	六
委內瑞辣	一弱	三七	三七三〇〇	三
波斯	二	三六	一八八〇	三
羅馬尼亞	一四	二三	七二	二
東印度	一一	二一	八七	二
秘魯	二	一一	四一四	一
印度	七	八	四	一
阿真廷	一弱	八	二九〇〇	一

可倫比亞	一弱	七	二〇六六	一
波蘭	八	六	三四漸衰	一
特力尼達	一	五	九六〇	一
薩拉瓦克	一弱	五	四九〇〇	一
日本·台灣	二	二	二六漸衰	一弱
埃及	一弱	一	一〇〇	一弱

世界產油區地圖

【說明】圖中圓圈表明世界重要產油區域。圈之大小表明出油量之多寡。圈中黑色即美公司占有之成分也。

觀上列世界油產之情況，再申論油戰之策略，不難洞悉其癥結矣。

迄歐戰止，美國油業有獨霸之氣勢。世界產油量之百分之六十五皆在其境內。强有力之公司既供給國內之需要，復以其羨餘銷諸世界各部，且開掘墨西哥油田，以資挹注。彼時美孚及其他大公司均已推其營業於環球，油池油棧皆仰給於運送船而週轉活動。但英荷二國之油業已逐漸具有雛形，其原料多出自荷屬東印度。德人則耕耘羅馬尼亞，加來西亞之油產組織一雄厚之公司。歐洲資本亦有流入高加索大油田者。

際此時期美國油產極旺。各公司忙於出貨幾不暇給。以來源之豐富故當事者毫不措意於前途之若何。且需要增加甚微，無念及供給之必要。但斯時德國政治家已預知將來油產之價值，而擬築柏林至巴格達線之鐵道，以吸收其油產。英國公司已越東印度與墨西哥而竟增加之供給。但真正之競爭固尚有待也。

在戰前各大公司已劍拔弩張，以待一舉。陣雲中之巨無霸爲美國之洛克發拉系。其主幹公司爲紐傑賽之美孚公司，其他包羅者如紐約，印第安那，坎塔楷，阿哈阿，加立福尼亞，甘薩斯，尼不拉斯加諸州之美孚公司，大西洋煉油公司及光裕油行。但依一九一一年大理院令上述各公司皆成分立。總公司之股東依比例率分配執掌各分公司之股份。以完成各個之獨立。其管理權由紐傑賽公司移入洛克發拉君及其同儕之手。當解散之頃，美孚獨握全世界產油額百分之五十。

在華之接觸

荷蘭皇家油公司設於海牙，而其原料之供給則仰諸蘇門答臘之讓與地以及荷屬東印度之他部。在一八九〇年之頃已引起洛克發拉公司之注視。該公司連絡許多獨立之公司。在一九〇二年與馬可司，山彌爾爵士所設之英國殼牌運輸貿易公司立有協定。以彼運輸之利便以濟其生產之成效。在一九〇七年兩公司更進一步而合作，其分派利益之法，則荷得六成，英得四成。在一九一〇年此新合併之公司在中國與美孚挑戰，其結果攫得讓與權而平分中國之市場焉。在戰前二月又有一英行乘時運而興，名曰英波公司。爲供給海軍充分之油料起見，英國會中通過購買此行股票三分之二以開發波斯之油田。

在大戰以前油戰之雛形剛在萌孽時期，當彼時世界上尚未料及有今日競爭之激烈。歐戰將油料在平時及戰時之需要加以証明。在講和之第一日克松爵士宣言曰：「協約國之勝利乃飛渡油海而達到。」亨利，提透丁及孝德萊爵士等即稟此言精神，謀英國油海之自由權，而與鹽權相頡頏焉。

以是言之，戰爭不嘗將油料之重要烘染而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法總理克勁滿驟致威爾遜總統一失望之呼籲。當彼千鈞一髮之際，只餘可供三日費用之汽油，倘無立即之補充則失敗可以預卜。在三月中當魔登道夫攻擊阽危之頃，法國有十七萬噸之汽油可以運用，其所求助者只四萬四千噸而已。派基大使曾謂「美孚供協約之鞭策，而後始有今最後之勝利也。」

戰爭之教訓令世界之政治家與地質學家及油公司之人員聚首以謀未來之供給。戰後之英國外交漸移注於油產。德國已成落伍。其掌握中之羅馬尼亞及加來西亞油區已入協約之手。柏林—巴格達路線之夢想，已爲他人所據有。但美國所占之油產額已增至百分之七十。

美國公司獨攬油料供給之來源，可稱極盛。但盛極必衰，彼等初未料及有潮落之時。對於收買油區以防竭蹶之企圖，迨未嘗措意也。

蹈隙而入之英人

英人睹此良機乃蹈隙而入。其戰後所採之油料競爭策略集中於覓取世界未發現之原料。今日之英國固難抗衡美國，宣告獨立。但盱衡全局，明日之成功未始無望。其進行步驟之周密，令美國之出產家，不勝疑慮焉。

政府保油委員會及其他機關預料美國油料供給必有罄盡之虞。故戰後數年美公司開始搜尋偏僻之油區時，發現甚多困難。照著名之聖米模協定，英法兩國同意互助以攫取油區於羅馬尼亞，加米西亞以及英法之殖民地。英人又允法人加入開發米索不達米亞之油田。印度之油田則不許外人染指。波斯之油田以前由英人壟斷。荷屬東印度幾無美國資本染指之餘地。英人在中南美已獲得極大之讓與權。

在一九二〇年情勢至爲緊張。美國油業界內懼供給之銳減，外感發展之周折，起而作主持公道之呼聲。阿克拉和馬州上議員戈爾要求調查其情勢。內長朴克作一聳人聽聞之報告。更致英政府一抗議書。又向海牙方面投遞嚴重之文牒，抗爭荷屬東印度之情形。

爾時公衆亦覺悟英人實際上投資於美國油業者甚夥。逾百分之四十之荷蘭皇家——殼牌組合出品皆產自美國油井，由該方補助。美國會維護政府，通過禁律，凡屬外國人士，不得在美租用油地。否則該外國必與美人以交換利益。

美國抗議甚收效果。一方英政府堅持英公司要求之合法，同時宣佈美國資本可加入開發米索不達米亞油田。獲得伊拉克讓與權之土耳其油公司有四分之一之股票現在數大美公司之手。如紐約紐傑賽之美孚行，聯美油公司（歸印第安那美孚行管理）以及大西洋鍊油公司，以上皆屬於洛克發拉系者。尚有米隆系所轄之海灣鍊油公司。土耳其公司其餘四分三之股票則爲英波，荷蘭皇家——殼牌組合及法國油公司所分有。

新油區之搜覓

目今油產中心問題成爲搜覓未開發之供給來源而從事管理之委內瑞辣，可倫比亞，秘魯，波斯以及俄屬各部皆是。現下英美兩大公司所爭鬥者，即關於末項所述之地。俄國主要供給之區爲巴古，格羅斯乃及安巴。目下皆爲蘇維埃政府聯合社所有。在革命之前荷蘭皇家公司曾投重大之資本於彼。蘇維埃接管之後即與以沒收。自斯以後俄國之供給即爲亨利，提透丁及其同儕朝夕所歆羨。此亦不無理由。揣其已往所有之產權而不論。英荷公司深悉苟能管理俄區豐厚之油產則兩國不難操縱油業而執該業之牛耳焉。

最初該公司逆料過激政府必將顛覆，乃收買已閉公司之股票。當蘇維埃政府漸形穩固時，該公司自補助之亞細亞油公司購油二十萬噸。再後該公司與蘇維埃執政磋商成立一英俄油團以購買及銷行蘇俄油井全部之油產。但此舉終歸失敗，因在日內瓦會議中，其發表之條件，引起普遍反對之聲浪也。

自彼時起紐約美孚油公司與蘇維埃訂約購買大宗油料之供給，另一洛克發拉系之光裕油行亦做是項之貿易焉。光裕行且獲得在埃及專賣俄油之特權。亨利爵士當然極端反對是等買賣。所異者總理梯格爾及紐傑賽之美孚行亦從而贊助之。去夏曾有爭鬨之風傳，當紐約美孚行與荷蘭皇家公司競爭，行銷俄油於印度市場之頃，亨利爵士乃起而取報復手段。美國對於亨利爵士視爲禁臠之俄油頻頻染指。更在印度市場作激烈之競爭。使英人大動其無明之火。故出於明白宣戰之途徑。

南美之爭攘

在南美洲，英美利益亦復競爭熱烈，以攫取將來之油源。荷蘭皇家公司首設分公司於委內瑞辣。現藉兩補助公司之力，每年可生產三百萬桶之油料。但美人接踵而來，競投資於該國，目下美公司每年在委採取一千五百萬桶之油料，等於該國出產全數百分之四十。在可侖比亞美公司獲有全部出產之專利權。在秘魯占有百分之八十。在阿真廷美荷兩公司竭其財力與腦力以爭油業之優勝焉。

美公司之勢力無遠弗屆。嘗謀攫取油區內之立足點。即如紐傑賽之美孚行得有波斯北部諸省之半之允許開採利權。又藉羅馬尼亞補助公司之力，加入新發現之西勃丟拉以及其他油田。在荷屬東印度，又得有讓與權與探採憑証。獨立之大陸油公司又加入羅馬尼亞油田。

美國之出品

下列一表標明美人所有在世界上重要油區出品之百分數：

可命比亞	一〇〇
美國	九五
秘魯	八一
墨西哥	七一
坎拿大	五九
委內瑞辣	四〇
特力尼達	一三
波蘭	七
羅馬尼亞	七
荷屬東印度	二

重要油區美公司未嘗染指者爲蘇俄，波斯，印度，薩拉瓦克及埃及。美公司不能掌握美國出品百分之百者，因其間百分之五爲荷蘭皇家—殼牌補助公司—殼牌聯合公司—之出品也。

目前美國對於產油之貢獻並不足以表示其關心於世界將來油源之保存。

略可猜測者英國似對於將來之危機頗能顧及。在一九二零年國際油荒之時，上議員斐蘭氏曾概言全局情形曰：「英國占有世界油區之半而出產祗及四分之一，美國占六分之一而出產反占四分之三。」自彼時至今此百分比較已有變更，於美國頗爲有利。但斐蘭氏之言仍佔有重要意義也。

無論英美比例數率高下若何，吾人可得兩重之結論：世界油業之將來大半皆握諸英美兩國之手，各方之命運必有力的受其影響。在已往期間，油業爭霸引起外交之緊張，但英美之了解必不致決裂。美受迫而在世界各處覓取油源，困難自當增長。欲解決此項問題或由兩公司間直接交涉或用外交手段解決，只能取決於將來耳。至少有一可能之點即組織一國際互通社 cartel 用和平協定以分配原料及市場之管理權。但第一步驟欲令此舉成功，則目下失和之兩大公司必先行釋嫌棄怨也。

【註一】十三世紀時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羅傑培根曾預料必有發明「無馬」車輛之一日。

【註二】萊特兄弟 Wilbur and Orville Wright 係本世紀首飛機發明家，美國人。

英國經濟界之恐慌及其救濟

天生寄自倫敦

今世界有兩大潮流。互相激盪。一曰個性主義。(Individualism) 一曰社會主義。(Socialism)「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之學說。實爲個性主義之背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理論。則爲社會主義之濫觴。由前者之演譯。而爲資本主義。由後者之引伸。而爲共產主義。英國者個性主義最發達之國家。而又能充量容納社會主義者也。惟其發展個性主義。故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色彩極濃。惟其能容納社會主義。故能遏制共產主義而保持其資本主義之金冠。至於今而不斁。然自歐戰以還。產業凋落。一蹶不振。協約國中。恢復最遲者。厥惟英國。其在野黨抨擊其政府。謂英國產業恢復之速率。較之法德。猶有遜色。諒非虛語。試一按其歷年出口貨之比較。即可知其國內產業之盛衰。英國在戰前。入口貨超於出口貨。值二四三、〇〇〇、〇〇〇鎊、其在戰後。則如下表。

一九二〇年	入口貨	一、九三三、〇〇〇、〇〇〇鎊
	出口貨	一、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
	入超	六五九、〇〇〇、〇〇〇鎊
一九二五年	入口貨	一、一六六、〇〇〇、〇〇〇鎊
	出口貨	七七三、〇〇〇、〇〇〇鎊
	入超	三九三、〇〇〇、〇〇〇鎊
一九二七年	入口貨	一、〇九二、〇〇〇、〇〇〇鎊
	出口貨	六八九、〇〇〇、〇〇〇鎊
	入超	四〇三、〇〇〇、〇〇〇鎊

(本年十二月份除外因尙無確報)

由上可見年來英國產業。旋長旋落。而入超之數。且已駕于戰前。去年英國棉紗銳跌。紗廠停閉甚多。因是生棉進口。大爲減少。入口貨之未見起色。此亦一因也。

英國以進口貨而論。雖係入超於出。然以全盤計算。仍屬贏餘之國。蓋其挹注之源。全恃海外投資。如非洲印度中國。均爲其重要市場也。總計其戰前全國每年之儲蓄。在四萬萬鎊左右。以英國人口不足四千萬計算。每人可得十鎊。準此比例。現在物價昂貴。人口增繁。每年應有六萬萬五千萬鎊之儲蓄。而實際祇有五萬萬鎊。金融既較戰前緊窄。利率增高。物價騰貴。資本流通。更形困難。一九一三年之海外投資爲一萬萬九千八百萬鎊。一九二四年則僅一萬三千五百萬鎊矣。

近來英國工人漸多舍棄工廠而投身商界。以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七年之七月比較。此類舍工就商之工人。增加三十二萬七千名。在商店服務者。較之在煤礦作工者。多四十萬名。建築工人增加十七萬名。電車公共汽車及交通工人增加百分之二十。同時英國所恃爲基本工業者。則工人日見減少。鋼鐵工廠減少百分之十。造船工廠減少百分之廿三有奇。生鐵工廠減少百分之十三有奇。煤礦減少四萬四千餘人。羊毛織廠減

少二萬餘人。此僅其最著者。其他二十餘種之工廠。均各減少有差。則英國基本工業之倒退。至可注意也。

英國現在人口。較之一九一三年增加二百五十萬。而有業工人。僅增一百萬。主因由於年來移民海外之數。不增而反減，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三年平均每年移民達四十四萬七千餘人。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降至二十七萬四千餘人。此人口問題遂亦成爲英國經濟界之重大問題。蓋一面實業衰歇。工廠停閉。一面人口增加。移民減少。失業問題。烏得而不發生。加以物價之昂貴。生計之提高。金融之緊急。經濟界烏得而不起恐慌。英國現在失業工人。全國統計。雖僅一百萬。然失業與無業有別。失業者。能作工。願作工。而不得工作之人。無業者。遊手好閑。不事生產之人。皆屬之。無業之人增多。國家雖日就貧瘠。而於社會秩序。不甚發生影響。如中國是也。失業之人雖少。而社會秩序必呈杌臬之象。如英國是也。英國政府雖每星期以十二先令（合華幣六七元）施給失業工人。作爲生活之資。而失業之呼號。遍於全國。工黨之抨擊。始終不懈也。

究其原因。非一二端。如英國工業發達最早。保守色彩太重。機器悉仍舊製。工廠主人類多貪利因循。不肯採用新式方法也。如商業制度不良。中間人太多。往往工品出廠。經數重中間人之轉折。而物價倍增也。如戰後各國。出其全力恢復產業。國際之競爭劇烈。而英國之生計最高。無法低減其物價也。如美國以元氣渾厚之國家。挾其金錢萬能之資力。處處足爲英國惟一之勁敵也。而尤要者。則爲(一)英國實業界缺乏嚴密之組織。絕少宏大之規模。(二)政治問題之龐雜。常易引起工潮之糾紛。一九二六年之煤礦大罷工。綿延至半年之久。國力損失。不可計數。英人談虎色變。至今引爲奇痛。是故英國今日當前大問題有二。

一爲如何能使出產增加。價格減低。與他國相競。一爲如何可以消弭工潮。不致再蹈一九二六年之覆轍。前者爲實業組織改良問題。後者爲勞資協調問題。

關於實業組織改良問題。英國蒙德爵士（Sir Alfred Mond）蒙德製碱工廠之主人。（東方百分之九十五之用碱。係出自該廠）而英國全國化學工業聯合會之主席也。身兼議席。而執實業界之牛耳。言論之力。可以左右潮流。最近極力鼓吹英國實業之「托辣斯化」主張全國實業。各依種類。合併而成少數極大規模之組合。因而壟斷製造。劃定價格。支配消費。其意以爲欲低廉價格。必須以工廠而兼營商舖。方可杜中間人之貿利。欲戰勝各國於世界之市場。非有絕大之組合。吸收雄大之資本不爲功。換言之。蒙德以爲欲挽回英國將墮之產業。非發揮有緊張性侵略性之資本主義。不足振衰而起廢也。此說一出。大爲小資本家所反對。詆爲資本主義之魔王。而蒙德則返斥爲無遠大眼光。不知以國家利益爲前提。蒙德現所主席之化學工業聯合會。即由全國五大公司所組成。彼蓋將以此爲嚆矢。而推行於他種實業也。政黨方面之態度。工黨反對之。自由黨懷疑之。保守黨傾向之。保守黨自稱爲實際家者也。此種政策。病之者。謂爲開倒車。而由實際家之眼光視之。則爲開快車也。英國是後將開倒車乎。開快車乎。殆將以下屆選舉結果卜之矣。

關於勞資協調問題。今年一月英國全國工人統一會。接受全國工廠主人之邀請。舉行一聯席會議。廠主方面爲全國一百五十九公司。凡重要實業機關。包舉無遺。英國實業前途之命運。殆繫於此廠主廠工之一席會議矣。蒙德爵士之主張。則以爲調劑工廠內部之風潮。莫逾於廠主廠工合股之方法。即使工人亦得投資於其服務之工廠。而爲其股東。此法

美國行之已著大效。即蒙德公司其三萬二千股中。工人所執。不下一千三百股也。蒙德又謂工人知識進步。對於其生活所賴之工廠之進行。實有知悉之權利與必要。煤礦之常呈不穩。即由工人不信任其經理所致云。視此則工廠管理。亦不宜全摒工人於門外矣。蒙德此意即為聯席會議上提案之一。其影響於勞資問題之將來。必非鮮淺也。

由蒙德以上兩項主張視之。可知英國今後之經濟政策。依舊不脫其從前之科臼。即一面極力發揮其個性主義。一面盡量容納社會主義者也。當其製造資本主義之時。決不蔑視社會主義之潮流。當其適應社會主義之時。決不拋棄其資本主義之迷夢。其所表現於政治上社會上及外交者。莫不可作如是觀。嗚呼此英國之所以為英國也歟。



誌吳季扎之劍

（清癯）

吾邑王君新之爲北京模範監獄長。其僕某得自名宦家骨董數事。皆希世之珍。中有吳季扎劍一柄。尤爲古灝。光氣偪人。的非常物。王君曾閱某氏筆記載有此劍。乃計其尺度。及廣狹厚薄。與所記恰符。斷其非僞。囑僕赴琉璃廠估値。識者以二萬金許之。嗣竟如數脫售。僕亦於是暴富。日本某士聞之。復向得此寶者以五萬金購去。遂齎之以東云。

此事余前日得之醫士葛竹書所述。渠在京親聞之於王君。按延陵季子當春秋時。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扎劍。口弗敢言。季扎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易吾心哉。』此載之龍門史記。是劍已垂三千餘年。尙存天壤間。亦奇矣。攷季子掛劍處。在泗州屬江南鳳陽縣西南。未知今尙在否。

阿富汗與英俄

潘永楨



阿富汗王今之遊歷歐洲、備受各國極熱烈之歡迎。固由於阿國自脫離英國羈絆。阿王之奮發自強勵精圖治。庶政一新。儼然一嶄新獨立國家。頗足引起世人之注意者。夫阿富汗位處中亞細亞。前雖爲一蠻荒之國土。然在歷史上即向處於重要地位。實爲近東外交之門戶。昔之波斯土耳其擴張勢力於印度時。則非道經阿富汗不可。近代英國併印以後。俄國勢力亦復向南伸展。進據土耳其斯坦。阿富汗遂處兩大之間。而爲緩衝國焉、

阿富汗因人種複雜。民智淺陋。初不發生國家意識。且回教徒有新舊之分。自相仇殺。不知英俄環伺於旁。虎視眈眈。各欲得之而甘心焉。英於一八三七年遂逞其野心。進據阿富汗、阿富汗人民雖驍勇善戰。竭力反抗。經過一八四一年之戰爭後。終屈服於英帝國武力之下。自是各種政權盡入英人之手。殆成爲英之保護國。而爲印度之屏障矣。及後阿勃杜勞曼可汗（Emir Abdurahman khan）爲阿富汗王。英武有爲。擴張軍備。振刷內政。向之人民因種族複雜而多內爭者。則盡力禁止之、因不甘受英人處處之束縛。而與英人啓釁、終亦爲英壓服、洎一九〇七年英俄訂立條約、俄國聲明願放棄在阿富汗之利益。英則更無顧忌。爲所欲爲矣、歐戰前數年。阿勃杜勞曼可汗卒、其子哈皮蓍洛可汗（Habibulah khan）繼立。庸闇無能。因循苟且。不圖進取。當大戰爆發之時。雖德土以神聖戰爭誘之不動、英得東顧無憂。當一九一四年阿富汗曾一度侵擾印度西北境。印政府以三十萬重兵。盡力防禦。僅得鎮靜。苟再乘機大舉。則印度勢甚危殆可知。然阿人仇英傾向。迄不稍減。至一九一九年皮哈杜洛可汗卒。被仇英派所暗殺。新君納斯露洛可汗（Nasrullah）向英力爭所被掠奪之權。宣布對英開戰。英鑒於印度內部「不合作運動」之惡化。擾攘不已。不能全力應付。故戰爭結果。誰勝誰負。迄今不明。至一九二一年英遂承認阿富汗完全獨立。訂立友誼條約、條約未訂以前、阿富汗無權與他國通使。至是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羅馬安哥拉等處、皆見有阿富汗代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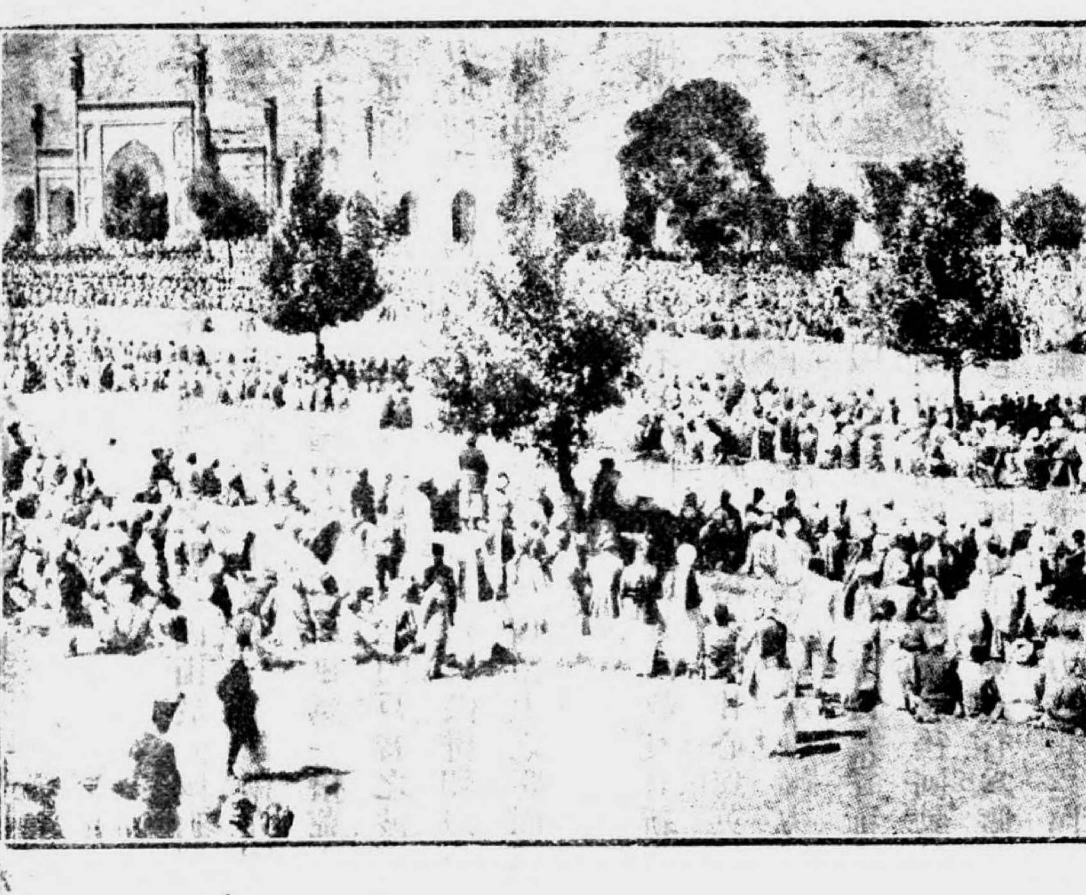
俄自勞農政府成立後。竭力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國活動。復思至印



「阿富汗王」

度宣傳。然阿富汗障其北。道途遙遠。故尤與阿富汗拉攏。將一九〇七年之英俄條約。宣告全部廢棄。一九二一年阿代表至莫斯科與俄政府簽定俄阿條約。規定俄政府津貼阿富汗國王。而阿富汗則允許在阿富汗

阿富汗人民之祈禱大會



境內設立俄國領事署五處。此外更以各種優先權讓與俄國。此已為英政府所難堪。而駐阿京開布爾([illegible])之俄代表拉司闊里尼可夫。復大展神通。一面努力宣傳。挑撥阿人仇英情愫。一面復包庇印度共產黨人。接交印度智識階級。並遣送印度學生至第三國際宣傳學校內練習。接濟金錢彈械。無所不用其極。觀拉氏致俄外部請求信云、不要縮減其在印度工作之範圍與臨時費用、又致加拉罕信云、余所認為最緊要者。須與私人接交。維持彼此間之友誼。並對印度之革命黨人須予以至少限度之助力。至少應撥二萬五千金盧布來。如並此而無。則現存之組織勢將瓦解。

俄人在阿富汗。間接向印度宣傳工作之力。由是可見一斑。不特此也。阿富汗士耳其與波斯。處亞洲西部。同奉回教者也。近因莫斯科政府之暗中慫恿。成立三角同盟。而俄國之外交。一方面在歐洲與德國及立陶宛訂約。一方面在亞洲。又與阿士波三回教國訂約。乃由條約上作長蛇之陣。抵當印度方面之英國勢力。同時派駐阿富汗境海拉 Herat，茂門 Meimend，抹什 Mazari Sherif，格黎 Ghazni，康達哈 Kandahar 等處之俄領館。作為宣傳事業之中心。因今俄屬中央亞細亞包舉土克茂宜斯坦。和斯貝既斯坦。塔騎斯坦等地為聯邦。遂向散處阿富汗境之塔騎斯 和斯貝 等族。肆力鼓煽。誘令歸化俄國。此外俄之對阿富汗。除派商務委員團不計。並為經營郵電路諸政。最近又在阿富汗北境設航空站多處。自俄國布哈勒 Bukhara 直達阿富汗首都甲部 (Caboul) 之航空線。機師盡俄人。全部組織純用俄制。而其所駕駛之飛機。乃德製之永可 Junker 式也。尚有阿富汗籍之預備機師二十五名。現正在莫斯科習航空術。而土耳其之陸軍。本受德人訓練者。蓋阿富汗自一九二一年起。採歐制。先由土國軍團任教練。以後直接受教於德人。今則國中義務軍役。一如俄制。參謀總部重要武員數十人。且於一九二六年十一

月前赴莫斯科實習紅軍之組織焉。英國久已不忍坐視。於是英政府先與駐英俄國通商代表團交涉。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由英國代表霍倫與俄代表克拉辛在倫敦簽訂商約。在英與俄所以訂約在外交上固尚別有作用。然藉此思防止俄國在印度阿富汗之宣傳活動亦為其重要原因之一。故約內有如是之規定。「勞農俄國不得作各種嘗試以用軍事外交或任何種鼓動或宣傳之方法去鼓勵亞細亞某種民族作仇恨英國利益或英帝國具有任何種形式之行動。尤以在印度與阿富汗斯坦獨立國應當如此。」同時英

阿富汗土人

外相寇仁亦向俄代表要求立即停止在阿富汗之宣傳運動。並撤廢俄阿條約。當時曾經俄政府允諾。英政府遂遣陶勃斯氏(Henry Dobbs)赴阿富汗與阿政府磋商恢復英阿外交原狀之辦法。詎陶勃斯代表團抵阿以後。阿富漢國民反對甚烈。致英代表與阿政府經過長期之磋商。約成而後。英方極為讓步。以阿富汗主張為是。而蘇俄並不因以有條約範圍。停止其在阿富汗與印度之活動。仍宣傳如故。英國至是不能復忍。遂於一九二三年復因他種交涉。向俄外部遞極長之節略。限俄政府十月內答覆。如無滿意之答覆時。則立即斷絕國交。當時英俄兩國關係不絕如縷。然俄國此時究以經濟上尚不十分鞏固。不願因此斷絕。致重演經濟恐慌之悲劇。故初次覆文已略表讓步之意。然英政府以俄覆文內對於在中亞宣傳以及召回拉司闊里尼可夫等事並未有確切之表示。英政府仍表不滿意。繼續抗議。後俄政府卒步步退讓。對於其中之宣傳問題與召回俄代表問題。決不存固執己見。從此一場風雲幸告收束。由各種過去事實觀之。英為防阻俄人在印度鼓惑與俄人思至印度活動。皆以阿富汗為中心。故阿富汗處此地位。實為近東外交之重心。其有國家組織雖不久。然為有國際意義的。是又吾人不可忽視者也。

阿富汗於十八世紀中葉方有正式之國家組織。人口共七百萬。內種族複雜。以Dunani族為最有力。大部信仰回教。又分新舊兩派。新派為遜尼(Sunni)派。舊派曰辟亞(Shiah)派。以新派勢力為大。此派皆仇英最熱烈者。今之阿王(Amanullah)可汗。頗具偉略。聘耶麻爾巴沙為陸軍大臣。耶氏為大戰時土耳其政府之首領。並在京城創辦陸軍大學。在安哥拉遴選土耳其軍官四十名。教練阿富汗之常備軍。現有軍隊十萬人。必要時可增至一百萬人。阿人皆身軀精壯高大。善於戰鬥。財政亦由土耳其專家整理。至工商實業則聘用美德專家。而英俄人則概拒絕不用。國內至今尚未建築鐵道。因恐英俄人藉便易於侵略故。云前英政府擬擴張軍事鐵道。自建路德(Jamrud)以達阿富汗疆界。政府認此項鐵道足以危害阿富汗。遂在交界處建築堡壘礮台以為防禦。可見阿人對英之疑懼。今阿富汗與土耳其波斯既皆訂立商約。並派遣商務官赴歐亞各地考察商務。他如設立學校。派遣學生赴法德留學。事事效法歐洲各國。故現在一切設施頗有可觀者矣。 一九二八，三，十五。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印度問題之鳥瞰（續）

曾炳鈞

印度自治運動與印人各派對現行法所取之態度

在英人蹂躪之下之印度人民，因過受壓迫而要求解放，自是必然之結果。此種解放運動，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即已漸趨激烈。遠如一八五八年之兵變，即為印人對英反抗之具體表示，而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印度國民議會(26)之成立，尤為印度有組織的國民運動之始。主其事者大都曾受西洋高等教育，以彭乃爾機、墨他賴阿內機等(27)為領袖。此等人知欲求解放印度，非自行努力不可，故其目的在仿效西洋實行社會改造。自是而後，印度人民自覺者日衆，潛力日益澎漲。在一九〇九年前者，有反孟加拉省分割運動，在一九一六年前有泰納克等所領袖之大規模的激烈群衆運動，且時有圖謀暗殺官吏及印度總督之事。(28)在大戰發生時，印度議會中雖同以印度自治為理由，但因各派主張不同，莫衷一是。時英人方在危急存亡之秋，以正義人道相號召，故以與印人助英為條件，應允印人自治。故印度幾乎舉國一致的為英人効力。殊知得魚忘筌，大戰終結以後，英人竟翻前議，不給與印人自治政府而代以現行統治法，謂為考驗印度人之自治能力。故印度人民無不積忿填膺，著名之印度領袖甘地遂堅決的宣佈與不合作之主張，領導民衆舉行盛大之祈禱會以示反抗。然因此遂遣政府逮捕。甘地本主張非暴力主義者，自其被逮之風傳出後，舉國憤不能平，挺而走險，各地因不免時有暴動，時一九一九年之五月也。是月十五為印度令節，聚會歡宴，從來印人之習俗如此。乃英國駐印將軍兌爾(29)於彭加省當人民聚會時，不問理由，遣派軍隊肆行屠殺，且以飛機飛行空際，任意向居民拋擲炸彈。當時屍橫偏地，哭聲震天，死傷者數千人。如此慘無人道之野蠻行為，尚有英人積金十三萬元贈與兌爾嘉其忠勇！(30)自此事傳出後，甘地將從前英人贈與之一切勳章，璧還英人，太戈爾亦不受英政府授與之爵位以示堅決的不合作。全印人民尤為憤慨。故此後革命運動，進行益烈，潛力日大。其間糾紛經過，一時頗難詳述。至今年席孟委員團赴印時而各地之騷動反抗又起。

印度人民雖大都不滿現行統治法，憤英人之欺騙行為，而各派間態度亦未能完全一致，印度人政治上之派別，就吾人所知主要者略可分為三派：一為不合作派。甘地為此派之創始人，因不滿現行制度，故以一切不與英人合作為方法以期達到自治之目的。此派近又分為兩派，一派主張仍舊不合作；一派拋棄甘地之主張，仍參加政治上各種活動，積極的從內部破壞現行制度，以期達到完全的自治，此即所謂司蝸拉機派(31)是也。此派在達士(32)未死前，為達士所領導。在今日為議院中為各派之最大黨。二為

民主派，此派主張完全自治，對現行制度不欲參與，其參與亦不過以促進英人讓步為目的。三為和緩派。此派對現行制度主張不妨一試。

觀上所述，可知不滿於英人用以欺騙印人之現行制度，幾為印人全體一致之態度。英人表面主張改進，實則對待印人之暴虐專制行為，多有為外人所不知者。英人以反對英國最烈者莫如智識較高之印人領袖。故對此等人往往妄加逮捕幽閉。或介瘦死獄中，或待其體力敗壞不能有為而後縱使出獄。如自治黨領袖（即司蝸拉機黨）巴士因受嫌疑，遂遭監禁，兩年不審不釋，直至前年五月身體斷敗不復能支，始得出獄。單以孟加一城而論，至去年十二月為止，被幽不釋亦未經審詢者尚有六十八人，在他城者尚不知凡幾。印度領袖，就吾人所知者，屈指計算，如泰納克如拉拍雷(33)如達士如甘地幾於無人不曾被拘囚，甚至泰戈爾在今日亦被認為有「政治嫌疑」，且在其受諾貝爾獎金之前，已感受下獄之危險。倘印人優秀者均被英人除去，印度尚何改良進步之可言？(34)此亦足見帝國主義者之毒辣，與英人紳士之假面具。

6 National congress 見 Chirol: Old and New

7 Bonnerji, Mehta, Dadabbai Naoroji.

28 此段參考 Chirol: India old and New
及謝譯甘地小傳

29 Dyer,

30 此段參閱謝頌羔譯甘地小傳及 Current history 雜誌 Dec. 1927 Indias De

31 Swaraj Party

32 Das

33 Tilak, Lapat Rai.

34 本段參看 Current History Dec. 1927

7 席孟委員團與印度暴動

印度現行統治法，原期試行十年，考查成績。今去一九二九年，已為時不遠，而印人又繼續要求改正，另訂憲法。故英政府遂有席孟委員團之任命。該委員團以七人組成之，席孟為主席，其任務為赴印度考查，依現行法施行之成績高下，以定印人之能力是否適宜於更進一步之自治。印人要求委員團中應有印人參加，英政府不許。但允印度立法議會自組一委員會贊助調查。該委員團已於本月四日行抵印京，印人曾有一度表示反抗之暴動。印人心理如何？吾人試聆印人之言，當可益明個中消息。印人賴豸在其「英人在印度之政策」文中，關於席孟委員團一部有云：「此委員團之宣佈，已從印度激起重大之反響。不特國民會議之領袖分子，即從來輔助不列顛統治，高談組織之溫和謹慎紳士派，尤奇者被封之武士以及男爵等等，對此委員之任命所給與印度之羞辱，無不表示其公憤，而主張抵制。所以驅使此各團體與個人之動機，各不相同，而如此歧異複雜之民族竟能如此舉國一致，則滋可注意之事也。不列顛政府如稍稍讓步，也許可以轉動一部份人，然無論一小部份人之行動如何，而席孟委員團必於印度遭逢廣播的有組織的異動，且於印度問題之解決毫無裨益，則一定不易者也。」據此當可了然於印度人民普通態度之一般矣。又依該文之

論述，大多數印人所以認此次考查爲恭辱而大加攻擊者，其故甚顯明可見；除謂英人不信無誠外，綜合言之，更有數事：

(一)考查之事，乃純以英人作印人之裁判；因印度立法議會中人所組成之委員會，只能帮同英人收集考查材料，既無權過問該團對英政府之建議，亦不得單獨具一報告書於英政府。

(二)印度立法議會中，上院議員全屬大地主，此等人心理，因改革將減小其特權，根本即不願改革，下院之選民，除地主等外，尚有歐洲特別選民，此等人皆非願印度進步者。因此依照現行法而成立之印法機關，其選出之委員會，絕不能代表人民之最大多數。(35)

35 參看本文第五節

(三)印度議會參加收集資料，完全立於有責無權之地位，且因此轉使印人負有與席孟團合作之名，於印度自治前途，更足壞事。

據近日報紙所載，印度立法會議員，現已決定不參加席孟委員團之會議，殆即所以避免責任表示不與英人合作也。又據最近兩日報紙載稱，席孟委員團已發有宣言，聲明此行專爲調查英印二國意見衝突原因，於各地開會議時，已準備特邀印度各地領袖加入討論，並得於會內聯合一致提出正式議案，則會議自無偏袒之弊云云。果爾，則該團或又準備讓步歟？惟此等議案之表決法及效力如何，英政府是否必能採納，仍不能無疑問耳。

8 席孟委員團之理論的根據及其意義之要點

印度問題之解決，自不外承認印人完全自治，與不許印人完全自治兩方面。吾人今當研究者，爲正負兩方之理由，英人前此允許印度自治而又頓反前說者，所持理由，約而言之，要不外下述數種：

(一)印度人民尚未能表現其有自治能力。

(二)印度根深蒂固之階級制度，與民治精神完全不合。故印度本身絕不能有一聯合統一的自治的社會。因此即以印度還諸印人，印人仍不能有民治政府。因政治的德謨克拉西，純以社會的德謨克拉西爲基礎也。(36)

(三)印度爲地產豐饒民智未開之地。但英人放棄印度，則他國必乘虛而入。(37)前此英俄之爭者爲印度：世界大戰英德不兩立者，爭印度亦一重要原因。今俄人南下中亞細亞之政策，自以印度爲其發展方向之一種目標，英人因懼印度有被俄或他國侵入之危險，故不得不自行保護管理。

此說法驟自表面視之，似有相當理由，惟一經細按，即知其爲似是而非之論，何則？因：

(一)英人既未允印人完全自治，印人何從表現其充分能力？

(二)印度階級制度，宗教爭執，誠爲聯合的德謨克拉西政治之阻力。惟此屬印度人民內部之事，歸印人自決。然要求自治乃印人無上下，無貴賤，無智愚，不論宗教異同，地域差別所一致主張者。印人得以自治之後，內部如何改革，印人當自求解決之道。所謂德謨克拉西者，全以人民意志爲依歸，今英人逆印度之民意以行之，翻謂印度人必不能自立統一的民治政府，然則必受治

於大英帝國始能得民治政治耶？

(三)恐印度被外力侵入，此原爲一種假想。然亦不免爲英人心理上不能放棄干涉政策之一種原因。惟印人之要求自治，係在英國保護下之自治，與澳洲坎拿大同。非欲將英人在印度勢力完全撲滅。更與大英帝國之國防問題不生影響。反之若英人必欲以傳統方法愚弄印人，則徒激敵愾，外力或轉得乘隙而入，未可知也。

民族自決，爲歐戰後國際間一致承認之原則。希臘比利時西比亞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之得造成民族的國家，(38)亦即本此原則而來。蓋民族自決之要求，爲人類本能所具有之願望；而外人管領不得其宜，亦爲此種要求之有力理由。歐戰之時，英人亦曾曉曉然以爲弱小民族求解放自豪者。(39)故在原則上印人應當自治，英人不能反對。從另一方面言，英人用現行統治法以考驗印人之自治能力，則印人應當自治，在論理上英人已自默認。當前問題，最重者全在事實上印人是否有自治能力一點。英政府既委任席孟委員團從事調查，理論上自由於仍不信印人有自治之責任能力。惟關於此次考查，有幾點爲吾人所當特別提出者：

(一)印人自治派之加入現政府，根本即以破壞現有制度爲目的，故不能因其對現政府施行策略的破壞行爲，遂認其對未自治政府，不能負起政治上之責任。(40)

(二)不合作派對現政府自始即主張不參加。即令現在印度之政治狀況不良，亦不能謂此派人無自治能力。(41)

(三)英人謂印人無自治能力，往往以地方事業印人未能有所建設爲言。惟地方上一切建設，非有充裕之財力不可。然印度地方政府每年須將鉅額資金輸解中央政府，全印度財政大權，又全由英人管轄。因是地方財力枯竭，一切建設，欲辦不能。(按印人以爲苟地方各部無財力進行則各部在政府之責任等於虛幻)故英人不得藉口認此爲印人無自治能力之證據。

是故以現行制度考驗印人能力，根本即悖於理。惟此次席孟委員團是否不因上述各情形而下不利於印人之武斷，此須視英人之誠意如何，與其調查之結果。然印人之責任能力，究竟何如？英人佛雷德雷克惠特(42)曾爲印度第一屆議會下院議長，據其在印度五年之經過，覺印人在議院中有合作之明證甚多。且以爲議會中之印人，雖對政府反對至烈，然政府施行新定高稅率，爲民心所不喜者，彼等亦加以輔助。此種事實爲印人講合作負責任之明證。惠特又言當彼在印之五年中，印度議會遇討論大政方針時，實具有日漸增長之責任心，此實其本身觀察所及者。又牟狄在「印度政治之將來」一書中，曾歷引英人柯登早年在英議會中謂印人之能力甚高可任大事之言，及佛雷爾，司托拉幾等類似之語。布雷特亦云，受政府任何職位無不能勝任愉快者，印人中以千萬計。牟狄氏認印人才力能自治者彼以爲近五十年來，印度之進步甚速，大學生之畢業者年必數百。留學英倫各地者，其數亦夥。且歷舉印人中之優秀及政治上聲譽卓著者，以證其言之不謬(43)。惟印度政治之將來一書，刊行於一九零八年，今日之印度，當又非二十年前比矣。英人阿李威爲英國前任印度事務大臣。近在所著印度改革問題一文內，謂印度現行制度，不適於考查印人責任能

力之用，可注意者，雖自治派未加入印度各黨事會之工作，並不受不合作之影響。而在環境所許之可能範圍以內，實成有美滿之實際工作云云。然則印人之責任能力如何，是否適於自治？在不挾成見之英人中，固早已作肯定之答案矣。

「印度問題乃一世界問題」，如何解決，有關於將來歐亞和平民族問題者至大，(44)涉及英國前途者更是不淺。前此英人之叛賴行爲，已失印人戰前之信心。無論英人之飾說如何，印人已認定英人無給與印人自治之誠意。(見阿李威印度改造問題)印度志士賴魯因英人之欺弄，更有憤慨之言曰：

「此後印度青年，對在大英帝國內之自治，且不以爲滿意。而任何形式之政府，苟非能爲工人謀幸福者，亦必不能饜其求。其進行之順序，將爲印度國家之政治獨立，與爲人民求社會解放。無論席孟委員團即其他任何爲英議院所任命之委員團，對此均不致且不能有任何補助。故前此一委員團之任命，足以引起一般個人或團體之騷擾者，今且爲多數人所不屑置意也。」

(見本月國際評論雜誌)

其不屑向英政府作無裨實事之請求，及此後印人即將另闢獨立途徑之一腔悲憤，至爲明顯。阿李威近亦有言：「如英人在解決印度之立憲問題時，一有趨於不踐前諾之表示，則印事前途，較孟特谷齊業斯福之改革時，其危險困難，當益滋多。」(45)故席孟委員今後之進行如何，至可注意。倘英人倘執迷不悟，堅持其前此傳統之高壓欺騙政策，則自掘其墓，此事或且爲此後大英帝國內部分裂之先兆，未可知也。

一九二八，三，一五，於清華

36 Munro : Governmet, ot wroar Ch X VIII
Mody: The Political Fulnre of India
37 Lord Curzon : "Place of India In the Empire'
38 見Buell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25 ch D. on Self-Determination 39頁(38)
39 參看Review of Nations, Dec. 1927 "Indian Reform' Question" by Lord Aliner
40 同上
41. Frederick Whyte 參閱 (39)
42 Mody : Th. Political Future of India
43 參閱 Valertine Chirol : India old & New, the Last chapter.
44. 見 Review of Nations Det. 1927, "The Indien Reform Guestion" by Lord Otner



法國舊社會的女子

（綠　衣）

法國舊社會的女子。最守貞節。伊們的信念。以爲有了貞節。才能算得一個女子。所以伊們視貞節之重要。簡直在生命之上。寧可犧牲生命。貞節却不可不保持。這是伊們始終不變的心理。伊們平日躲在深閨之內。除家人以外。不要說不和男子有所晉接。簡直連男子的面孔也少有得看見。這種閨房生活。是伊們過慣的。覺得非常舒適。非常清靜。伊們對於結婚大事。自己絕不爲念。嫁與不嫁。非常隨便。平均言之。這種舊社會的女子。有百分七十五不出嫁。就是出嫁的。也是家屬爲主動。決不有自動的要出嫁的。出嫁之後。無論伊的丈夫。待伊怎樣。總是一心傾向。絕對服從。或者伊的丈夫半途夭亡了。那末終身守節。丈夫在時。還可以常常歸寧。丈夫死後。就永無歸寧之日。再不踏出夫家一步了。舊社會女子的服裝。都是非常樸實。一無妖冶之氣。因爲伊們的心理。只知道衣服是蔽體之用。想不到衣服之變式無窮。可以爲裝束之用。所以伊們的美觀不美觀。不考究在衣服方面。却在本身的皮色及皮膚上所刺的花紋。若使這個女子的皮色。皎潔如玉。再加以臂上等顯明處的刺花美麗。就稱是唯一的美女了。他們的美不美。炫燿在同性洞裏。並不要男子去稱讚他們。若使偶然有一個女子。被男子稱美了一聲。便引爲大恥事。總之，法國舊社會的女子。完全與男子隔絕。另成一社會。記者見到這段紀事。（法國作者皮林氏所著『法國的裏面』之一節）初不信奢華結習社交公開的法國境界。竟有這種舊社會留存着。大可當爲奇聞一讀。後來問問幾個熟悉法國鄉村情形的留學生。都說是實在情形。並沒有什麼希奇。



海豐陸豐赤禍記「續」

鄭笑菴

五 共產軍之殘殺

共產軍有一大政策焚殺是也。以海陸豐論。統計被殺者七八萬人。由殺人總部分區派出委員。分途屠戮。各區殺人委員。每星期將殺人工作。呈報殺人總部。由殺人總部。呈報蘇維埃政府。去年第三次佔領海豐城時。以第八區汕尾區在十一月份。僅殺人四百餘名。指爲殺人工作不力。立由蘇維埃政府。下令限是月內殺足四千人。各區委員執行屠戮。先在衝繁地方宣傳共產之說。宣傳既畢。即當衆前殺十餘人。行刑時。觀衆有私自離去者。或搖頭太息者。或露不忍意者。立被綑捕。指爲反革命。有立殺之。有留爲下次宣傳共產時殺之。每殺一人。觀衆須狂賊示慶。不狂賊者亦處反革命罪。充劊手之人。大都爲婦人或小童。屠殺方法。先劊耳朶。次以鈍刀亂砍。亦有八段肉刑。則視凌遲殘酷倍蓰。又有截股分尸。斷手剖腹。言之心寒。凡充劊手。雖一次殺十餘人。不得告勞。苟疲而手不能動。則指爲沒膽。又治以反革命罪。既殺之人。集其首於一處。謂人頭大會。嗚呼。此豈人世間所有耶。

關於殺人事項。報紙亦有紀載。彙錄於下。

人頭裝飾品

海陸豐自被共匪盤據後。即在該地大施其殺人放火手段。實行其赤色恐怖政策。從前傳說種種之慘狀。已令人聞之酸鼻。近據由該地逃出之難民述稱。其慘酷異相。較前所聞百倍。據云共匪每逢開會演說。必使人挑人頭數十個。鳴鑼召集村民赴會。不赴會者。視爲反動派。即殺之。至會塲中演說台前。掛滿人頭。如裝飾品。其殺人之法。殺雙不殺單。如應殺十五人。則必隨意拉多五個無辜之人。補足二十人之數。每開會一次。至少必殺數十人。殺人之後。取其首懸之台前。散會後將人首置之空屋。其尸則委棄野外。任由野犬噬食。雖家屬親戚不敢顧視。故海陸豐一帶野外。殘骨滿地。尸氣薰天。至堆置人頭之屋。纍纍在望也。共匪殺人放火之法。每每遍無辜之人。殺其親屬。併不准稍有瞻顧。被殺之人。倘稍抗拒。即施以種種酷刑。然後方置之死。婦女被捕後。先將其嬰兒殺死。然後殺之。有將臨產之婦。其殺之法。或椓巨木塞其陰部。或以刀劃剖之。有男子被先將耳及體肉割挖。就其人面前煮食。始將其人斬首。有殺其父後而煮其肉。令其子食之。有一小兒。被命殺其父之首。兒泣不從。父謂此乃天命。汝殺我罷。兒乃試殺。然刀顫不下。卒由他人殺之。然兒因號哭之故。共黨復將斬首焉。共黨之

總政策爲迫一般無辜之人。代其殺人且迫幼年者殺其父母。曾親其目的在使共黨與非共黨混淆不分。以減少報復機會。共匪倡言須將一地方之居民殺滅二分之一。使留存者生活較良。其屠殺政策。爲一種經濟的手段。不生產者。倚賴社會而生活者。一般老年者。病者。皆不能存在。有一次共黨將四圍堆積柴草。潑以煤油。放火焚燒。至附近各村。凡與共黨抗拒者。悉認爲反動村鄉。被其攻入時。不論老幼。均一律殺絕。其房屋一律燒燬云。

每區每日殺人數十

共軍所過。殺人如蔴。爲古今中外所罕見罕聞。如清黨委員。縣區分黨部改組委員。縣黨部宣傳員。農工商學各團體職員。保安隊縣署警署等職員。所有家屬多被慘殺。家屋盡被焚燬。民衆方面。海豐如附城各社。梅隴墟林姓。捷勝城買姓。大坑鄉顏姓。西坑鄉戴姓。沙港鄉曾姓。南汾鄉葉姓。田心鄉馬姓等。陸豐如新舊墟各社。內湖鄉陳姓。覃涌鄉林姓。西山鄉曾姓。博尾鄉林姓。碣石墟全城。河田河口甲子全墟等。均受共匪焚掠屠殺之禍。爲最慘最烈。梅隴林姓全族屋宇盡焚。被殺者百餘人。雖三歲孩童。古稀老人。亦不免遭屠戮。其逃難往港。餓死凍死及自殺者達數十人。捷勝城於被共軍攻入城之際。如狼似虎。兇惡異常。守城保安隊三百餘人盡死。何姓全族及城內居民被慘殺者千餘人。或被割鼻刮目截股分尸而死。或被斬手脚剖心砍頭而死。或被拋墜城下再壓以大石而死。或被「種荷花」而死。或全家被禁焚燒而死。死狀萬千。慘不忍言。碣石城失守時。全城化爲灰燼。城內外居民死者二千餘人。積尸塡滿九則池三水井。凄涼情狀。更令人不忍卒聞。河田河口。被共軍入據。焚掠屠殺。一如捷勝碣石。河口昂塘鄉葉兼修一家八十餘人。除逃在外處五六人免於迴難。餘均遭其梟首。全家殲於絕種。諸如此類。不能盡舉。最近烽火益烈。殺戮益厲。平均每月每區殺人數十。海陸兩屬受共匪焚殺之禍。正不知伊於胡底也。

獻頭領獎

共產軍欲使海陸豐農民與其他民衆立不共戴天之仇。永久受其利用供其犧牲。下令兩屬農民准其自由殺人。獻頭領獎。殺人以殺法最殘者給獎最。故每次殺人。必於大街鬧市稠人廣衆之中。用盡削肉分尸砍頭剜骨種種酷殺之法。殺後人頭高掛示衆。肝肉割以烹煮。皮骨棄諸道旁。觀者如有搖頭吐舌。作震慄之狀者。輒謂爲反革命派。處以慘殺。蠻番野獸。焉有此極。海豐田乾國民學校小學生數十人。被迫充當童子軍。一日迫令該小學生。爲殺人斬手梟殺其所捕擄之人。該小學生等驚惶失色。不敢應從。卒盡遭殺。南汾鄉葉教生遭殺時。迫其弟葉俊生爲斬手。襟厦社馬霖與遭殺時。迫其孫馬貴純爲斬手。俊生貴純不從。亦幾瀕於死。其餘迫子殺父。迫弟殺兄。迫小姓殺大姓。迫小鄉殺大鄉之事。尙不勝枚舉。推其用心。非欲使海陸兩屬民衆。盡陷於萬劫不復之地而不止。

人肉羹

共軍疊開人類所不忍見聞之人頭賽會。每次賽會必殺數百人。示威巡行。各區賽會。以人頭之多寡定該區殺人成績之優劣。舊歷去歲十月中旬海豐縣開人頭大會。捷勝蘇維埃政府獻人頭十餘担赴縣比賽。冬至日開兩屬人頭大會。到會者三萬餘人。當時拿獲各處良民數百人在會場梟殺。彭湃攜刀親殺兩人。面幾失色。有一農匪當場討令一手連斬三十餘人。彭湃稱爲能手。全場拍掌喝彩。大會畢。是晚復設筵歡宴汕頭廣州惠來普寧紫金等處農匪代表。酒酣。彭湃獻人肉羹。請各代表暢飲。並向各代表演說。必於舊歷年底再開海陸更熱烈更多的人頭大會。並誓言欲於最短時

鬪到汕頭廣州等處。開人頭大會。現在海陸各區共匪。預備年底大會。已派定各區各鄉人頭數目。每鄉每社。由數十至數百不等。被派村戶。有抱頭痛哭相率自殺者。有驚魂失魄昏倒而死者。

殺令二十七條

蘇維埃政府。擬定殺令二十七條。發交各鄉共產軍及各區殺人委員執行。（一）盲目者殺。（二）跛足者殺。（三）堪輿者殺。（四）和尚者殺。（五）食長齋者殺。（六）媒灼者殺。（七）做經紀者殺。（八）扶乩者殺。（九）巫者殺。（十）食洋煙者殺。（十一）賭博者殺。（十二）飲酒者殺。（十三）族長者殺。（十四）娼妓者殺。（十五）代人做契據者殺。（十六）痲瘋者殺。（十七）收租者殺。（十八）還租者殺。（十九）討債者殺。（廿）還債者殺。（二十一）放蕩閒遊者殺。（二十二）前清功名者殺。（二十三）做樓房者殺。（二十四）凡前曾當兵者殺。（二十五）爲買辦階級者殺。（二十六）大中小地主者殺。（二十七）曾任洋界做工者殺。（二十八）凡共產政府下的會長必要自殺親人。否則將會長斬首。又令每鄉有百人者。至少斬首十顆。

殺人機會

蘇維埃政府聞汕頭大軍不日到。則誠恐將來不能與敵。勢必逃走。因此先行報仇。行其慘殺手段。愈弄愈兇。聲稱將來大軍開到。則無機會再行殺人等語。因此被殺者。每日不下二百人之多。不分老少。稍不愿意從其充軍。則立即砍殺。最慘者二月二日。第九區大會將良民十餘人生殺。將其頭用木桿擔起。舉行人頭大會。作示威運動。聞者傷心流淚。至於十四五歲小童。亦要從軍。當其答允充軍隊。則向小童詢問。敢殺人否。答謂不敢。則謂其無用。即殺之。倘答謂敢殺人。便將其父牽出。要其子將父生殺。倘不遵命。父子同歸於死路。可謂殘忍極矣。

彭湃之嗜殺

彭湃似爲嗜殺之怪物。有一次。在陸豐大安墟集共軍開會。會塲懸有人晃脚臂。表示威武。一般共黨歡聲雷動。高呼共黨萬歲。彭大元帥萬歲。彭當宣言。凡一地方不得有逃往香港者。果有逃去。即將其全族斬首。又彭於攻陷陸豐城時。感於斬殺手續。有未迅速。曾驅大部份人民於古廟。四圍堆積柴草。灌以煤油。焚而斃之。至於彭所認爲能革命者。則爲一部份之狠暴小童。此小童恒以紳士頭顱作足球。負四肢爲玩具。又讚羨手提人頭來往之人。謂爲能忠於蘇維埃政府。故殺人地點。不僅大路公地所常見。即小街僻巷亦隨便斬殺。遍地腥氣觸鼻。欲嘔。遺骸在野。其不被禽獸啄嚙者。亦終使行人踏之而過。是眞非想像所能描其悲慘也。

六 共產軍之暴行

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於焚殺而外。恣雎兇殘。猶難盡述。且其焚殺。於殺人外。雖耕牛雞犬。亦同歸於盡。可謂雞犬亦不寧矣。被共產軍佔領地之人民。均歸蘇維埃政府所有。聽受支配。從十歲至二十歲。組織童子軍。職司偵探報告。童子軍之父母親屬。亦在被偵探之列。二十歲至三十歲。編爲赤衛軍或競死軍。競死軍持竹木大石。擔任前鋒。三十歲至四十歲。則作他項工作。四十歲以上者。認爲老朽。讀書者。認爲智識階級。紳士指爲劣紳。平民指爲不革命。有五萬元以上之財產者。指爲資本家。須一致殺戮。金銀珠寶銀毫銅元。亦悉爲蘇維埃政府沒收。商店資本在五百元以上者。不論爲個人營業。抑股份組織。亦一律沒收。由商人部派工人管理。所有貨物。由工人拍賣。變賣所得。悉解蘇維埃政府。以二成半撥購軍械。其未沒收之商店。每星期徵納軍餉一次。每次於總收入中徵納一半。蘇維

埃政府對於樓房屋宇田地山林。所有契據及賬簿數單。一律收繳焚燬。其不付繳者。一律殺戮。所有田地山林由蘇維埃政府收管。田園經界一律剷除。不分畛域。原有地主佃人。佃約取消。如有地主向佃人收租欵。或佃人交租欵於地主。均殺無赦。且禁止耕植。故禾麥薯豆等。無復滋生。人民雖不承共產軍之摧殘。亦且以糧食斷絕而死矣。

蘇維埃政府既杜禁耕植。所有米糧。亦被收集。各區分設糧食管理處。人民憑票領米。海豐附城人民每日領米。由橋東林祖祠之糧食管理分處發給。陸豐附城人民領米。由舊城農會館之糧食管理分處發給。每日發給。男婦老幼十數萬人。爭先恐後。擁擠不堪。老弱幼稚者。多不得擠入人叢領取。由晨至暮。站候終日。竟不得米一粒。以歸人面菜色。涕泗交流。可憐實甚。其幸而得米者。則須於領米時。向給者高聲狂呼。「蘇維埃政府萬歲。萬萬歲」。始得一飽之糧。旋又盡將其所收集米粮。載往大本營岩石地方糧食管理處。遂停止發米。兩縣八十萬民衆。不死於飢餓者。其爲少數共產黨人耳。

各城市鎮。由蘇維埃政府下令組織婦女解放協會。注重打破家庭制度廢除夫婦名義。凡加入解放協會之婦女。無不離婚。一律剪髮。不剪髮者爲反共產。各婦女有時亦奉派赴鄉間。爲斬殺殷富婦人之劊手。女學生女教員女工人。及稍有姿色婦女。則被蘇維埃政府羅致爲宣傳員。有婦女被共軍十餘人輪姦以死。亦有被迫改嫁者。違則以反革命論。各區又設立農婦會。各鄉農婦。均須入會。受其宣傳。去歲冬。海豐縣城龍古埔開海陸兩屬婦女大會。到會婦女數千人。彭湃蒞會演說。宣布實行公妻主義。准兩縣男女。不分姓氏。親族老幼。自由交合。縱性行淫。誠禽獸之不如矣。

共產軍尚紅。去年佔領甲子城。將城堞全部燬拆。又將民房焚化。所有遺跡。塗以土硃。以示赤化。陽歷新年。通告各鄉。廢止陰歷新年。新年時。點綴擺紅花於通衢。貼紅標語爲門聯。門聯有云「欠債欠租將刀還。盡有勢有力快樂過年」。聯由蘇維埃政府印販。每對取值四角。不購貼者。以反革命論。又將白屋塗紅。以紅湯圓紅粽爲食品。男女掛紅帶。商店掛紅燈。不遵者即遭屠殺。又有列寧路馬克司路。乃以紅磚鋪砌於路面而成。觸目都是紅物。是眞赤色恐怖矣。

各學校全數停課。學生被派往農工團體中。宣傳共產。及演講列寧馬克司主義。到處高呼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殺絕官吏紳士資本家。擁護蘇維埃政府。打倒廣州白色恐怖等口號。且隨地逮捕鄉紳富商。始以木棍亂毆。繼竟刺而殺之。

所有廟堂寺宇。敎會妓院。無不拆毀。

蘇維埃政府。隨時通令各鄉。旅外之人。限於某日以前回鄉。否則焚屋殺其親屬或全鄉。對出海漁船。亦常限期回來。不得有違。

蘇維埃政府。嚴禁人民出口。最初規定。凡出口者。准予領取出口證。限日回來。後因出口者多去不返。故將出口證取銷。祇購買鷄鴨之商人。得取出口證赴香港。用商店担保。期以十五日內回頭。否則惟擔保之商店是究。

至於攻陷惠來之葵潭。普寧之石盤塗坑南婆城一帶。及紫金之南嶺與縣城。均以競死軍揭竿爲前鋒。赤衛軍作殿後。不准後退。故競死軍非遭民團或官軍以機關槍轟斃。則遭赤衛軍擊死。當攻入普寧縣境時。以女赤衛軍兩隊。專司殺人放火事務。每遇一人。必問爲佃農抑田主。如爲田主。即行斬殺。如爲佃農。全充農軍。每次放火。多在夜間。使人民從夢中驚起。不及携帶衣物。無家可歸。不得不加入共產黨。此女赤衛軍。有時又潛入各鄉村。先行放火。競死軍然後從而進攻焉。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三月十六日起至廿二日止

軍事與財政

戰事停頓已久。雙方均以財政困難。掙紮不起。而和平之議則障碍重重。時機未到。孫世偉代表北方南下一次。業已由滬歸京。初無具體結果。傳聞未與蔣介石見面。孫自身語人則謂已見。要在今日無關宏旨也。和既不能。自然仍不免一戰。而戰之方略如何。軍費何出。在在有再度討論之必要。所以張學良楊宇霆十三日由前線歸京。張作相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等。亦於十六七八三日。先後前來。雖任務各有不同。然諸大將既一同蒞止。對於所謂「軍」「財」兩問題。自不免又有一番討論。其結果聞對戰事仍從河北下手。孫傳芳對豫。謂甚有把握。孫原志在長江。不屑對豫力征經營。惟豫不定則長江發展無從說起。故向幹部自告奮勇。意氣殊旺。據官方稱將有對豫總攻擊令頒發。大致直豫間軍事不久將先行發動。一場惡戰。殆難避免。據某要人語人。時局推演至此。進退兩難。和戰均苦。在國民固感苦痛。在當局亦着急萬狀。從南方言之。南京政府。實際祇有江浙兩省地盤。而浙省之不能予取予求。尤為寧府難言之痛。蓋浙省紳權素重。昔年北洋軍駐防時代。已不能過分誅求。今日又為蔣介石之故鄉。何應欽之轄土。浙人動以「浙江已入訓政時期」一語。為抵制寧府徵款之口頭禪。軍費擔負極有限制。事實上南京政府可得而活動者。祇有江蘇一省而已。即以關稅一項言。武漢廣州即不能聽南京之支配。彼寧府對於一二五過渡稅所以不亟亟進行者。一方面固欲坐待北方辦好。吃現成筵席。一方面亦須與武漢廣州從長計議。前年黨軍北伐。廣東月濟軍費四百萬。今粵省遭張黃之變。共黨之亂。無論李濟琛對蔣未必能如前此之好感。藉曰有之。財力實亦不許。蓋廣東自身且有待於外資之協助。以云接濟寧府。詎非單想思。更從北方言之。奉張經營統一。可謂是自備資斧。幹賠本買賣。今奉票毛荒。幾成不治之症。自今以往。祇有以關內之力。補助東省。斷不能再以關外之錢。搜括而供北京之用。但北方範圍之內。經濟上都成荒廢之區。而中央政府能籌之欵。又在在與外交有關。如意大利退還賠欵案。繼比欵案而屢有所商。在彼方則以牽連奧欵舊案。斷不能無條件而任我揩油。在我方則奧款之不祥事件。誰亦不敢提議解決。因此雖有空氣。並無事實。此點從中外各方調查詢問。確有擱起不談之形勢。此一事也。關稅問題。中外注目。實則進行運動。猶在虛無縹渺之中。得欵救急。更有水月鏡花之感。政府雖傳有七月一日實行之議。恐外交談判斷非旦夕可成。南北協調。尤非最短期間可望。此又一事也。現在各路大軍雲集。給養運輸。日需巨欵。而北京各部署幣

飢號寒。待賑孔殷。此係中外觀瞻所繫。勢不能長此因循。然點金乏術。仰屋徒嗟。當局者固久已額爛頭焦。不勝其苦。重以環境所牽。和平又不易實現。今後變化。勢仍須待京漢津浦一度大戰之後也云云。諸將於會議完後。張孫褚二十一晚已出京。惟張楊及張作相尚未行。爲期當亦不遠矣。直省長問題。本週已正式發表孫世偉。不日就職。南方對軍事並無舉動。祇津浦南段輸送軍隊甚忙。傳聞繆培南部已到蚌埠。確否不敢必也。方鼎英部到杭。請求留浙休養。迄未向北開拔。錢大鈞部二十二日開淞滬。已有三列車。錢之上海衛戍司令。即將發表。觀此似將尚在佈置後方防務。將於十六日。曾語新聞記者。亦未明言出發日期。惟謂甚盼奉軍攻河南。可在河南決戰云。又李濟琛陳銘樞同行到滬。意在晤蔣商洽粵局善後。李宗仁特到滬迎之。二十一日三人聯袂赴寗。其於蔣白之疏通。粵寗之合作。均有重大關係。如商洽圓滿。則李宗仁必可即日入鄂。坐鎮上游。而蔣亦可剋期北上。專心軍備矣。於此有可注意者。據上海電稱。聞張發奎陳公博朱暉日在滬。黃琪翔亦潛由日本來。曾在法界集會。討論對付李濟琛陳銘樞到寗之活動。並及第四軍之將來保存與發展。聞繆培南。薛岳亦派人參與。陳公博等仍謀在粵相機活動云云。按李濟琛曾有電致蔣。主張澈底更換四軍軍官。此或與李電所請不無關係。歟果爾又足爲南局障礙矣。此外最關重要之財政問題。據二十二日上海電云。宋子文此番來滬。與銀行界商定。發行流通券千二百萬。照鈔票通用。以捲烟稅及二五券爲担保。即以中央銀行印成未發之鈔票。加印發行。聞以現欵難籌。銀行墊借不起。故有此辦法。省却勸募庫券之煩云云。果爾是與增發紙幣無異。近來北方亦有主張此議者。蓋仗既不能不打。而錢又實在無出。遂欲出此下策。然而國民苦矣。

自告奮勇攻豫之孫傳芳

又按黨軍現經整理編制。其法係以師爲單位。而以任何三個師編成一軍。凡師之番號不必盡依軍之番號推算。以爲將來廢去軍制之準備。茲探得第一集團軍已經編定之各軍番號如下。第一軍劉峙。（三師一團）第二軍魯滌平。（四師一團）第三軍王均。（三師）第四軍李濟琛。（五師五團）第五軍鄧彥華。（二師一團）第六軍程潛。（五師）第七軍夏威。（四師四團）第八軍吳尚。（三師）第九軍顧祝同。（三師）第十軍楊勝治。（三師）第十一軍陳銘樞。（四師四團）第十三軍白崇禧。（二師三團）第十四軍陳嘉佑。（六師三團）第十五軍黃紹雄。（五師）第十六軍范石生。（二師二團）第十七軍曹萬順。（三師李明揚師部併入）第十八軍陶鈞。（四師）第十九軍胡宗鐸。（三師）第二十六軍陳焯。（三師文鴻恩師併入）第二十七軍夏斗寅。（二師）第三十軍魏益三。（二師）第三十一軍金漢鼎。（三師）第三十二軍錢大鈞。（三師）第三十三軍張克瑤。（四師一團）（第三十五三十六軍均湘軍待編。）第三十七軍陳調元。

(三師二團)第三十九軍龍雲。(五師)第四十軍賀耀祖。(四師二團)第四十三軍李燊。(三師一旅)第四十六軍方鼎英。(二師)其中間缺號各軍。有尚待查驗整頓者。(如川軍等)有撤銷待補者。(如四十四軍等)預計併各獨立師暨衞部共計約五十軍。又聞繆培南部將編為十二軍。葉琪周斕所部。均將另行編制。以免隊數重複云。

南北外交

此週間。南方外交。依然以寧案為中心。北方則無外交可言。其足附帶言之者。與外交有關之關稅事件。當局雖仍積極。尚無顯著之進展。但聞通知各國舉辦過渡稅照會。業由易紈士主稿起草完竣。正由當局修改。預備異日再提出關稅自主委員會通過。方由外部發送各使。大致情形如此。英使藍博森在滬。與黃郛接洽寧案。似見進步。因十六日南京國民政府曾下兩令。一為通緝寧案要犯林祖涵。一為保護外僑。原令云㈠查上年三月克復南京之役。國民革命軍正在肅清敵軍餘孽。秩序紊亂之際。有共產黨徒煽動一部分軍隊及地方流氓。膽敢刼掠友邦駐寧各領館。暨城內外居民住宅。甚至有傷領館官吏暨外僑情事。殊堪痛恨。嗣由高級軍部聞訊。立即派兵分途彈壓。當將肇事士兵徐長勝張發貴王正發馬和生黃其昌等十九人。及流氓楊勝生趙次炎張愛林陳名秀等三十三人。當場槍決外。尚有軍隊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一名。查係該案要犯。業經政府於去年五月十二日明令通緝在案。迄今尚未緝獲。除着軍民長官轉飭所屬。仍應一律嚴密緝拏外。其餘逃犯。亦應查拏歸案。依法懲辦。以遏亂萌。此令。㈡查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為國家應盡之責。國民政府對於在華外僑。業經迭次通令保護在案。惟秩序雖定。難保不有一二宵小。潛伏煽動。着各省軍民長官督飭所屬。嚴密查訪。倘有對內對外越軌行動情事。應即切實制止。務使中外人民。咸得安居樂業。有厚望焉。此令。以上實係表示自動的解決寧案之意。而以林祖涵代程潛負責。尤見當局應付之苦心。觀於天津大公報載十七日上海電。英方對寧案。一切商妥。惟須寧府先表示。英使方赴寧。故寧府有昨日通緝林祖涵之令。同時下再申保護外僑令。聞前昨兩日政治會議。及國府會議。對外交俱有討論。有交黃郛全權辦理結束寧案之說。可知其中因果。又據大公報十八日上海電。頃某要人言。寧案實際上已完全解決。英國方面等注重在面子。至物質賠償問題極小。在該事件中無關大體。蔣對人言。外交於不背平等互惠之原則下。由外交部全權辦理。外交部據此與英使非正式交換意見。英方亦承認。但如萬縣沙面等慘案。均未解決。獨先決寧案。不無抜心。但在現在環境上講外交。不能全憑自己主張。應與環境適合。寧案在法律上講。自應認錯。黃郛於十七日對路透社記者。更明言寧案接洽情形及主張。據路透社十七日上海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氏。對路透社記者云。外間所傳南京政府正與各關係國談判解決南京事件。確係事實。南京政府。亦希望該案早日了結。並云。現藍博森爵士代表英國方面。上海美總領事館代表美國方面與彼交涉。外人對該事。尚不肯宣佈。但黃氏言。該事發生後。外國所列之要求。現逐件減輕。懲兇一層已刪除。程潛將軍。雖有人謂其為禍首。未免過當。其實係其部下所為。黃氏末云。南京政府。歷向有關係國道歉。目下祇須解決賠償數目。須在南京政府力量所及與合理的範圍云云。又國聞社十九日上海電。黃郛自前晚八時與英使談到昨晨三時。英領及金問泗均在座。內容秘密。寧案之積

極進行如此。並聞非僅英使一方。即其他關係國之在滬領事亦有相當接洽。但英使十九日赴寧之議猶未成行。似尚有待商之事也。北京之英美法日義五使十五日一度會議之後。十六日復有會議。內容則不詳。然各國意見大體尙見接近。據聞原來解決該案大致係分賠償懲兇保障以後及道歉等項。以寧案之發生。雖由於共黨之從中作祟。但南京政府亦不無應負之責任。寧方對於道歉一事已算辦到。其餘如令緝林祖涵即爲懲兇。下令保護外僑即係保障以後不再有之意。皆寧政府自動處置。總算顧全國民政府若干面子。此三件既算解決。則現所討議者完全爲賠償問題。寧方之意以當寧案發生時外人固有損害。但外國軍艦亦曾開砲。中國方面亦有損失。希望以此兩方之損失互相抵充。但此層外交方面未能應允。然亦知目前寧方不能多出錢。英國之意爰擬分別公與私的損失。如係私的損失自須先付。而公的損失。則可至後再說。聞他國之意亦不外此。寧案速結其勢已定。只須賠償數額與辦法商量定規。此案便可算解決矣。



北方關稅問題之後台人物　顧維鈞

湘鄂軍事善後

湘軍事結束。胡宗鐸部十六日由新化開回武昌。葉琪軍先鋒十七日亦抵鄂。將開駐武勝關。陶鈞部亦有班師回鄂準備北伐。白崇禧程潛等對湘軍將領已議定任李品仙爲十二路軍總指揮。節制並統率葉琪吳尙兩軍加入北伐。夏威第七軍則暫行留湘鎭攝寶慶。其周瀾廖磊等軍則亦均留湘分任各縣剿共之責。並已令廖磊部集中益陽待命。劉興則已由程委爲高等軍事顧問。魯滌平雖未列席此會。對程白等決議當然加以贊同。長沙自八日起即宣布解嚴。惟程白等十一日發出時局通電對蔣個人似未能完全諒解。白另有致寧府及軍委會電。亦未及蔣。故寧漢時局似仍未可完全樂觀。茲附誌原電如下。各報館鑒。湖自寧漢合作之初。中央毅然決策。整飭全軍一致北伐。完成統一之功。以竟總理之志。潛等率部待命先驅。不意唐逆生智。包藏禍心。謀危黨國。屯兵兩皖。勾結孫逆。進逼首都。牽掣北伐之師。威脅根本之地。中央爲貫徹北伐計。不惜多方調解。冀其悔過自新。乃唐逆始終不悟。至陷中央忍痛分師西征。而以北伐任務授之何總指揮。以西征任務責令潛等效命。潛等仰體中央期早完成北伐之旨。師抵武漢。唐逆逃亡。比即竭誠忠告唐部將領息戰言和。一致北進。乃權奸政客百端搆鬬。致與長岳之師更有衡寶常澧之役。稽延時日。惜何可言。假令唐氏効順。潛等與何總指揮同時並進。則我津浦之師進展恐非今日之境。假令不有奸人挑撥。漢和早成。則我京漢之師(似有脫誤)茲幸兩湖軍事已告結束。全體武裝同志互以肝胆相照。始終護黨。而葉逆開鑫全軍已覆。西征任務倖以蕆事。北伐大業豈敢後

人。業令各軍尅日由湘南湘西次第移向京漢路線南段集中。隨我豫晉友軍之後直搗口口以蕆北伐全功。而遂潛等初願講宦奉閥伏維亮鑒。國民革命第四路總指揮程潛第二路總指揮兼代第三路總指揮白崇禧。第十二路軍總指揮李品仙。鄂西各軍代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魯滌平。兼第六軍軍長程潛。第七軍軍長夏威。第八軍軍長吳尙。兼第十三軍軍長白崇禧。第十二軍軍長葉琪。第十四軍軍長陳嘉佑、第十八軍軍長陶鈞。第十九軍軍長胡宗鐸。第三十軍軍長魏益三。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第三十六軍軍長廖磊。第四十二軍軍長李燊。獨立師師長劉和鼎。向成傑。李雲杰叩眞印。又同日白電國府及軍委會云。湘事粗定。北伐久稽。存問辱承。彌深感奮。頃回長沙商辦善後。軍事既經結束。即當北上馳驅。會師河朔。當副期望之殷。兼完革命之業等語。川局自討楊事起。戰端將開。近據滬電。蔣介石對楊森忽又懷柔。任楊爲第三路右翼總指揮。以後上游形勢如何。此時猶難逆料也。

粵局定後。李濟琛等曾發表宣言。全文已由粵寄到。附誌於此。「自本黨勢力發展至長江。革命策源地之廣東。爲應革命時勢之需要。邇年以來。即從事於軍政結束後之訓政預備。凡建設草創規模。方待一一設施。不幸中更多故。共產黨及其大小工具。失勢於上游。爲合謀據有廣東爲城社。巧取豪奪。分道並行。於是有葉挺賀龍之內犯。於是有張發奎黃琪翔之回師。於是有汪精衛陳公博之返粵。取徑不同。心理則無二致。洎共賀撲滅。汪陳等挾有張黃之武力。伺隙而圖一逞。遂有十一月十七日之變叛。嗾使張。遣兵四擾。招集流氓。縱釋共黨。至演成焚劫省垣。荼毒百粵之空前慘劫。粵人追原禍本。欲食粵人之肉。汪陳等猥猶周章於港滬。張黃等亦移其兇鋒。求出路於東江。終勞苦我師徒。犧牲我將士。其苦我父老子弟。匍匐呻吟於兵燹之中者又月餘。濟琛等再變無方。率累全省於焦頭爛額。對黨國對民衆。所爲引咎不遑者也。張黃既造成廣州之糜爛。率其部隊。集中惠州河源。揚言率衆奉調北伐。若悔禍出於至誠。猶將屈法以俟其自贖。乃其所謂集中北伐之軍。祗爲荼毒廣東之戰略。蓋欲乘大軍未集之際。以全力得志於東路。而後捲土重來。囊括全粵。陰謀毒計。一一皆有事實爲之證明。此而不討。勢將縱其再度禍粵。爲黨國計。爲粵人計。爲正義人道命令紀律計。無可避免於一戰。戰之出於不得已。故重大犧牲。所不敢恤。勝負既判。海內外同志額手爲賀。粵中子遺相慶更生。戰爭意義之重大。蓋可知矣。殘部潰竄出境。度亦不過數千。軍實缺乏。士氣乖沮。慮不足以自存。仍藉口於從大軍後。渡淮北伐。爲最後掙扎。吾人於此。亦須再三考慮。一本誠懇忠厚之旨。不忍使兩粵子弟以百戰餘生。迫於非辜。枉塡溝壑。況北口未殄。疆埸多一奮鬭之人。即革命增加膚寸之力。第就黨國之利害着想。不能不鄭重一言。黨國之存在。以正義紀律而存在。使正義紀律有伸縮之餘地。則黨國生存。將失去其命脈。而無所寄托。堅甲利兵。又安用之。以濟琛等愚見。張黃干犯紀綱。盜兵作亂。毒痡四境。死人如蔴。實黨國之叛徒。粵人之公敵。擧一罪狀。立服上刑。應請中央整飭國綱。俯從公意。明令緝辦。至其所屬部隊。良莠雜處。薰習甚深。非有澈底之更張。無以刷新其垢穢。應請中央將該部隊之編制名號。根本改革。其倡亂有據。黨惡不悛者。則嚴加淘汰。酌留純良。然後調赴前敵。策其建功。此則濟琛等就黨國立場。竭其忠誠。冀得請命爲黨紀國紀伸其權威者也。抑濟琛等更有進者。革命的使命。非僅爲撲滅革命的敵人。而尤必有革命的建設。民衆需要革命。其最大的願望何在。固不待煩言而解。今武力征服之疆域。已越全國五分之四。政治建設。必須與武力發展

同時並進。革命政府已統治之省分。必須有嶄新之建設。使民衆立時感覺革命之利益。而實現革命積極的意義。北伐以來。始終誤於共產黨之離間搗亂。以致各省早應由軍政時期蟬蛻於訓政時期者。而訓政實施。渺焉不能朕兆。遂使革命事業。單純的爲軍事進展。革命基礎。時時有動搖不定之象。民衆的革命高潮。反計日而低落。覘國者因之懷疑。反革命者因之藉口。此則各省執政者所應共負之責任。而吾人所內省懷疚。芒刺在躬者也。吾人既認識今日所處地位與其革命任務。斷然在治理國

行將赴漢主持兩湖善後之李宗仁

民黨統治下之區域。即革命勢力唯一根據地之廣東。使之政平人和。實踐黨治所預期之成功。償還民衆所犧牲之代價。矧自大亂之後。萑苻滿地。瘡夷滿目。物質凋敝。人不聊生。濟琛等責職所專。追維咎誤。補苴善後。博訪周諮。凡省會及諸被害區域之救恤。共黨及一切土匪之掃除。維持破壞之金融。恢復垂盡之工商業務。使民命昭蘇。亂萌遏絕。然後依照訓政方案。及中央之法令規章。以建設人民生活之秩序與保障。俾達於繁榮樂利之途。此則濟琛等對黨對中央對粵省人民對全部革命事業。無可諉卸之工作。義當併力以赴之者也。吾人認爲統一進行在於武力積極之進展。故應促北伐之大計。早日完成。而吾黨統治下之省區。同時亦必須掃除一切革命的障礙。鞏固後方。積極從事於建設。然後革命的眞實意義。乃爲充分圓滿。無數戰士。乃爲有目的之犧牲。受任後方者。乃爲克効其使命。無負於犧牲之戰士。同人於此。深信不疑。所願與吾黨同志吾粵同胞共勉之矣。至於智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至。有願而不克償。識途而不克踐。此則同人之違叏溺職。黨權國憲。監臨無私。降罸厥躬。粉身無怨。謹此宣言。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各委員。廣東省政府各委員。廣西省政府各委員。第八路總指揮兼第四軍軍長李濟琛。十五軍軍長黃紹雄。十一軍軍長陳銘樞。十六軍軍長范石生。代第五軍軍長鄧彥華。副軍長蔣光鼐。海軍司令陳策。師長陳濟棠。徐景唐。蔣廷楷。黃質勝。黃旭初。伍廷颺。呂煥炎。劉日福。衛戍司令部鄧世增同叩。佳。又南京方面發表李爲總參謀長。李究竟就否。尚無確報也。

此外西南方面。尚有一事可記者。即唐繼堯之弟繼虞。久不理于滇人之口。自去歲唐繼堯死後。行爲益爲乖謬。滇人恨之。而無可如何。近據昆明消息。唐已於二月十九日通電解除所謂北伐後援總司令職。並將滇西軍政各事。完全交給陳蔭生主持。茲錄唐之解職電文如下。（銜略）竊維先帥治滇十餘年。每遇事變。莫不以保全地方爲主旨。迨先帥逝世。各軍將領爭戰不已。以致地方糜爛。三迤爲墟。繼虞應西軍之請。求率軍東下。一本先帥之遺愛。調解戰爭。冀和平之實現。地方之安寧。孰意誠信未孚。事與願違。乃復率軍西退。維持一方。所幸數月以來。地方安寧。秩序井然。而希望和平之誠意。始終未懈。前日接省務委員會來電。當即覆電。如果地方獲安。西軍得所。即當解職歸隱。不問政事。近以省軍到楚。亦復主

張和平。心同理同。幸何如之。果然和平之可期。自當解職以示誠。繼虞特於本月皓日解除北伐後援軍總司令官職。隨即出外休養。所有迤西軍政各事。完全交歸陳陰生維持。負責辦理。以遂初衷。所期陳陰生與省軍開誠商辦。實現和平。使民衆不受鋒鏑之驚。西軍不違先帥之旨。斯則繼虞之所深望也。專電奉達。尚祈鑒照。唐繼虞叩皓印。

張紹曾被殺

本週天津發生一空前未有之兇殺案。即前任國務總理張紹曾被殺於娼寮是也。張為軍界前輩。歷任要職。與吳佩孚馮玉祥為兒女姻親。居常好議論時事。此次被殺。內容不明。先是廿一日下午七時。有直隸督署趙總參議鳳山。在天津日華交界處之利津里彩鳳班妓女劉春喜處設筵請張紹曾酒敘。有前任閩督李厚基。大名道尹張會卿等在座。天津戒嚴司令謝玉田亦曾被邀。小坐即去。張在未到妓館以前。且與某要人在華清池沐浴。事畢赴宴。尚未入座。七時半。忽有着便服者三人入院。聲稱尋張總理。先由一人入屋問誰是張總理。時張正與妓女輩談話。趙鳳山則方散步於室。李厚基與偕張同游之張爾五則臥於張之對面床上吸鴉片。隨有第二人入屋。對牆開放三槍。屋中人均驚慌失色。此時第三人入屋。將張架至屋外。時張猶吸紙烟。一出屋。槍聲即發。張用手捧頭。彈由手背穿過入左腦。立時倒地。三人竄去。至餘人所帶隨從人等。均在後院小屋閒談。聞聲出視。三人已無蹤影。當即派人往井上醫院延請日醫趕往。業已無救。時至十一時。檢察廳余檢察官。會同軍警至班檢驗。見張氏面外橫仆客堂屋中。身穿古銅色花緞棉袍。淡藍湖縐棉褲。足着黑色單鞋與黑襪。兩脚作八字形分開。面部顏色慘白。鬚口間流滿血塊。頭着地處亦流遍血跡。兩眼突出。檢察官即命仵作先檢槍口。先驗得一槍彈自左腦而入。此為傷命之由。後又驗得左手掌亦有一槍洞。再驗始悉手中之洞。係用手捧頭時。為槍彈所穿過而致。惟前腦完好如常。當用黑木簽由後腦傷口插入一試。進入一半。不得通過。則悉子彈猶在頭中也。張尸旋抬回英租界威靈頓路本宅。與張同游之門客楊時中本家張爾五則被軍警送往軍法課。又當凶手殺人後。從容走去。祇當凶手潛逃時東一

被暗殺之張紹曾

區警察聞聲趕至。正在慌亂之際。突又闖進一人。神色倉皇。取地上張紹曾之帽戴上。警察上前盤詰。喝問何為。其人答云。我打死人了。警察聞言立即拘獲。據其自稱名鄭德潤。狀似瘋狂。警察未予訊問。即送軍法課。此案有何內容。自不便逆臆。姑紀事實。以待他日論斷可耳。按張號敬輿。直隸大城縣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砲兵科畢業生。清末編練新軍。受貝勒載濤知遇。初出即任團長。累擢至陸軍第二十鎮統制。駐軍灤州。辛亥武漢起義。清廷調張與盧永祥藍天蔚等五人南下討伐。張糾合同

志向清廷連名提出召集國會等十二要求。清廷因頒十九信條。誓告太廟。卒無裨於事。當時張之聲光不在袁世凱下。乃以部下不一致。無所進展。民國元年曾斡旋南北和議。亦曾被推爲直隸進步黨正部長。二年任綏遠將軍。加上將銜。三年以與民黨聯絡之嫌。袁世凱免其職。內調爲公府顧問。授樹威將軍。民六張勳復辟。張贊助段祺瑞。任陸軍訓練監。旋即辭去。民國十年將作賓等起湘鄂之戰。要求兩湖自治。張由漢口通電主開廬山國是會議。亦無所成就。十一年九月任陸軍總長。歷王寵惠汪大燮兩內閣無變動。十二年一月任國務總理。是年九月府院不和。出京來津。王承斌等劫車奪印之役。黎下野。於瀕行令免張職，而代以李根源。十三年十一月馮軍回戈之後，曾爲吳馮調停戰事而未果，執政府成立後。未嘗任公職。十五年馮玉祥出國後。曾一度被推爲西北軍領袖。亦未實現。在津寓閒居數年。與西北軍之張子江輩頗有交誼。其受忌亦在於此。

軍縮會與俄土

本屆軍縮預備會。因土國之新派代表與蘇俄之裁兵案頗呈活氣。據巴黎十八日亞細亞社電云。國際聯盟會第五次世界裁軍預備會業已開幕。計有廿四國代表一百五十名列席。德代表勃卜因斯將軍曾在大會宣稱。按照日來弗公約。凡入盟國家。均須詳實報告其軍力。以爲進行裁軍之根基云。又日來弗十九日路透社電云。出席日來弗裁軍預備會之土耳其委員及該委員團領袖土國外交大臣魯士狄本日已行抵此間。黎特維諾夫特到站歡迎。又電云。土耳其代表魯士狄在本日下午軍縮委員會發表土國對於縮減軍備之意見。其意見視蘇俄所提之計畫較爲穩健。且較有裨實際。魯氏發表意見。謂互不侵略條約若附以中立一條欵。對於保障上必有效果。蘇俄代表黎特維諾夫。提出一洋洋大文重述蘇俄之計畫。彼謂於他國有實行廢止陸軍之決心時。蘇俄決計廢止陸軍。彼於收尾時云。凡提議以戰爭爲非法之任何政府。彼均視爲贊助俄國計畫者。於總討論後。德代表勃卜因斯特夫。對於蘇俄建議案之某某條欵。加以贊成。黎特維諾夫，對委員會提出下列之問題。(一)該委員會是否於蘇俄所提議之時期內，肯根據完全裁軍之原則。作進一步之努力。(二)委員會是否預備實施裁軍第一步辦法。以便使戰爭行爲於一年內作成爲最困難之事。該氏論及美國務總理克洛克氏非戰之提議。宣稱蘇俄對於公然提出禁止戰爭之政府。均以爲其對於此提案特別贊成。各國若欲對於此項建議案表示誠意。即請附議完全裁軍之草約云云。至次日蘇俄案乃大爲衆矢之的。據日來弗二十日路透社電云。軍縮委員會。蘇俄完全裁軍之擬議。大衆翹首期待之辯論，已由意大利代表廊里尼亞開其端。廊氏謂此種計畫。不能使人完全容納。但亦不能完全拒絕。法國委員克洛塞爾隨即聲述同樣宣言。但重要之宣言。乃爲英國代表顧什丹氏於延會前一小時內所發表者。該氏嚴重斥駁俄之計畫。並指摘其中數欵完全不能實行。尤怪者則俄國代表。雖受國聯之庇護。但於其建議中。則大有目空一切之勢。該氏贊成組織一小委員會。考查蘇俄計畫。該氏繼云。國聯會一向未得蘇俄之贊助。該國對於日來弗及日來弗之工作。亦均輕視。蘇俄代表之來。僅爲揭穿資本主義。根本破壞聯盟。顧氏指出。倘承認俄國計畫中不准裁判違約者之條欵。則必須將聯盟條約取消。至蘇俄之計畫則應呈交軍縮預備會加入各國。以

應各該國政府與其專門家討論之需要。故此次會議期內。不能完全討論。彼相信裁軍一事。以堅忍爲達到目的較易之手段。氏又續云。戰爭分爲二種。內爭之害尤厲。彼當發問云。「蘇俄是否反對內爭」。但彼等在他國內又曾煽動內亂。關於裁減海軍。倘他國廢止潛水艦。英國已準備步其後塵。並願再將戰艦減少。顧什丹爵士所發之譴責宣言。致惹起該會議之驚訝。日本代表齋藤爵士聲稱。因未得理事會之認可。各委員無辦理蘇俄建議之資格。但仍希望蘇俄繼續合作云。又日來弗二十日合衆社電。軍縮預備會議。本日正式提出俄國軍備全廢案。討論時。已由數

提出縮軍案之蘇俄代表



黎特維諾夫

國代表表示反對。該案前途已多不利。俄代表團領袖黎特維諾夫氏。通知合衆社記者稱。俄政府已準備此次提出軍備全廢案。果遭拒絕時。即將提出世界軍縮新案。內容據電報交換公司記者稱。與前國務總理克洛克氏提出之國際禁戰相同。該記者又稱。黎特維諾夫於提出此項計畫後。並將要求會議切實討論。多國不侵犯條約。並主張規定戰爭違反國際法律云云。次日續又開會。仍被各國攻擊。英俄鬭爭可謂極妍盡態矣。據日內瓦三月二十一日路透電。前日英代表顧什丹在裁軍委員會之宣言。一般人意見。以顧氏所言。不啻將蘇俄建議根本推翻。又荷代表拉吉氏對顧氏宣言大體完全同意。至瑞典代表漢寧氏。美國代表吉勃森氏。亦反對蘇俄建議。美代表並要求委員會繼續工作。比國代表佳克明氏則謂蘇俄建議完全係爲反對進化而起。但倘能予以研究。或可得有可注意之點。巴爾加律亞代表毛柿夫氏。謂蘇俄建議現時無實行之可能。馬克威其（國籍不詳）氏言。恐益使該問題入於深奧。最後希臘代表波利迪氏。謂蘇俄建議不合於國際條約。並條陳延至下次會再考量。但希望俄國繼續其合作精神。並事實上加入國聯云云。此案以大勢測之。俄建議案決難有效果。或終將交專門委員審查。而以下屆軍縮會議了之歟。於此更有可附記者。於此準備軍縮聲中英美兩國對海軍均有相當之擴張。而表面宣傳則始終提倡世界和平與裁減軍備云。據紐約十五日路透社電云。美國務總理克洛克氏。在外交理事會席上。猛力主張多方面反戰條約。並以强調聲明。美政府對於直接間接公然或不公然之軍事同盟之任何協定。絕不參加。美國對於武力對抗他國一節。亦不能加以保証。彼不相信世界和平與夫歐洲之和平。可用軍事同盟以保証之。克氏陳明此次在哈瓦那會議派代表出席之美洲國家。共有二十一國。無分軒輊。通過議決案。非難以戰爭爲國家政策。其中十七國均係國際聯盟份子。彼對於英外相張伯倫反對下侵略戰爭之定義。甚表贊成。克氏於結尾時表示意見云。世界各國正在大事努力進行廢止以戰爭爲不易之定則。彼對於仲裁和解非戰一切適當條約之締結。無不贊成云云。然美國之海軍擴張預算。一方面已通過於衆院經費股。據華盛頓三月廿一日路透電。美國海軍預算案。已由衆院之經費股向衆院報告。此爲華府會議後最大之海軍預算案。總額共爲三五九，○○○，○○○金元。較本年加增二○，○○○，○○○元。此次加增原因。

為海軍飛行隊經費加增及一九二四年國會所特許之八艘一萬噸巡洋艦。應同時動工。該股預算。此後經費。恐須逐年加增。並允許再撥二•〇〇•〇〇〇元。開始建造飛行艦兩艘。各為七•二尺長一三二尺深。最大速度為七五海里。船上共需水手六十一人。建築費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國會又特許撥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為建築較空氣重之飛行機之用。較前加增二•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外尚有已撥者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此項經費可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建成飛機二七一架。此項飛機造成。又須添加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費用。國會又撥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元。為建造巡洋艦八艘。及A式潛水艇二艘之用。海軍兵士餉銀。加增一•〇〇〇•〇〇〇元。此外派赴中國及尼加拉瓜之海軍陸戰隊之費用。尚不在內。又撥六•〇〇〇•〇〇〇元。為改良內哇達號。及歐克拉侯瑞號兩戰艦之用。此先據合衆社華盛頓十八日專電。美衆院本日以最多數投票。通過海軍委員提出之美海軍建築修正案。前此美政府提出之戰艦七十一隻。即所謂百兆元六年海軍計畫案。已完全失敗。本日實行通過之修正案。包括完全批駁美海長威爾博氏之海軍原案。並將後此所謂之美國和平保障。海軍建築案。大為削減。依今日通過之海軍建築修正案。此後美國止能建築巡洋艦十五隻。飛機母艦一隻。又於以下三年內所用建築費總額不得過二萬七千四百萬元云云。此美國情形也。至於英國則據倫敦十五日合衆社電云。英海軍司令布瑞芝滿氏本日在衆院演說時。聲稱英人對軍縮問題。視為重要。故極願軍縮案迅速實現。布氏云。「英人熱心於軍縮事之程度。想當為世人所不知。舉世惟英國之生存。全恃海面之自由。故軍縮事。一日不妥協。即危及英國地位。」但布氏又稱。英人雖極重視軍縮及海防。唯今年預算案中。海軍經費只佔全額百分之七。美國海軍經費則佔全額百分之八零五。日本竟佔百分之十四零九云。又倫敦十五日路透社電云。本日海軍大臣布瑞芝滿氏在衆院提出海軍預算表。該氏鄭重聲稱本年之政策係重要改革計畫之一。英國並未核減其計畫為三巡洋艦。因英國刻尚未實行全部裁軍。實則已較各國所裁減者為多。英國於華盛頓會議前已減去一百三十萬噸。自彼時計起。裁減約與美國相同。一九一四年英國有船六百四十四艘。在歐洲息戰時有一千八百八十七隻。而今日則有四百零五隻六百四十四隻之重量為二•二七六•〇〇〇噸一八八七隻之重量為三•一三六•〇〇〇噸。今為一•三二九•〇〇〇噸。英國已核減二百萬噸以上。而美國現已核減五十萬噸。該氏繼指摘於日來弗會議時。美國建議總數為四十萬噸。英國堅持六十萬噸之錯誤。彼解釋云。美國要求二十五隻一萬噸巡洋艦。英國反辯。倘所有巡洋艦均須一萬噸重。英國將要求六十萬噸之總噸數。因彼係要求數目。而非體積。該氏指出。英國為財政部之利益起見。已首先裁去巡洋艦三隻。但亦表示在日來弗及其他各處所發生之事件。並非為驅使英國與美國或其他國家同入於海軍建築之競賽。彼並提及美國海軍計畫。謂有大巡洋艦八艘已經批准。倘再造成十五艘時。美國將共有二十三隻。只較該國在日來弗所要求者少二隻云云。此英國態度也。

日本政戰在準備中

日本自選舉結束後。兩黨相差有限。政府為保全內閣計。極力與中立派拉攏。近且由遞信大臣望月圭介與實業同志會之武藤山治會見。謂將

容納該會相當主張。爲誘致合作之條件。據東方社東京十八日電云。望月。大口。武藤等會見之結果。政友會之政策與武藤之意見。除國稅營業收稅之處理問題。當作別論外。根本上無何不相容之處。已經明瞭。故政府及朝黨方面觀測。謂雙方既見政策之一致。或者武藤等不久將入黨而有新發展。然此事是否有急速之進展。雖不能預斷。然當下特別議會除實同四名外。加中立等六名。可與政友會共同行動。關於政實提携事，十七日之東京報知新聞云。政府與實同之協調條件。如謂在餌浮動議員。則自政黨內閣之主義而言。乃決不可容認者也。又朝日新聞云。實同當選舉之際。固嘗堂堂搭擊既成政黨。而指摘政友會之罪狀尤力。曾幾何時。今竟援助政友會。未免太愚弄選舉民也。東京日日云。武藤氏對於政友會之黨本主義所謂積極政策。曾不絕示極端之反對。乃以一朝一夕之會合。竟見政策之翕然。其豹變之速。乃奇蹟之奇蹟也云云。由此可見與論界對政實合作之反感。而田中內閣之不孚民望。更無待論。惟政府於此似仍樂觀。而兩黨迄今猶各以多數自居。尤爲可異。據東方社東京十八日電云。政府因與實業同志會大體於政策上已有諒解。是則朝黨二百二十一名。外加實同之四名。且中立議員確有十名示好意於政府。故確信特別議會。可望無事度過。一方民政黨方面。以爲中立議員及革新派之贊成。與無產派當然贊同民政黨之不信任案。故亦確信不信任案必然通過。是則朝野兩黨之差。依然僅少。政界之形勢雖於政府方面有利開展。但議會一旦開幕。則因內相之聲明書問題等。或引起意外之紛糾。抑未可知云云。此一啞謎。終非特別國會開幕無法打破也。於此更有可紀者。即無產黨之活躍。與中立派之糾合是也。關於前者。有三大農會之合併。爲尤堪注意之現象。蓋此次選舉。純農民組織之農民黨。竟無一人當選。因此被刺。故化散爲整。運動三大農會合併。以張農民運動之聲勢。據東方社東京十八日電云。日本農民組合。全日本農民組合。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十七日在大阪舉行合併懇談會。未見何等反對的議論。而決定具體根本合併方針。並訂二十五日各派各遣代表五名。開正式協議會。於是統有十七萬人之農民組合。即將成立。同時亦可大行促進無產政黨之統一。日本農民組合執行委員長山上武夫談云。此番合併雖爲各黨內部之事。然實爲無產黨合併之第一步。此種合併所以意外迅速決定者。乃因前者總選舉時農民之地盤。其成績不良在預料之外。故云云。此言固非虛僞也。又有一事可爲注意者。即號爲左派之勞動農民黨。大受政府壓迫是也。據東京三月十五日路透電。日本各地日來大事搜捕激烈份子。據吾人所知。僅有在琦玉縣被捕者十二人。大阪三十八人。被捕者內有左派之勞農黨首領大山郁夫。在名古屋及大



有加入政友會呼聲之武藤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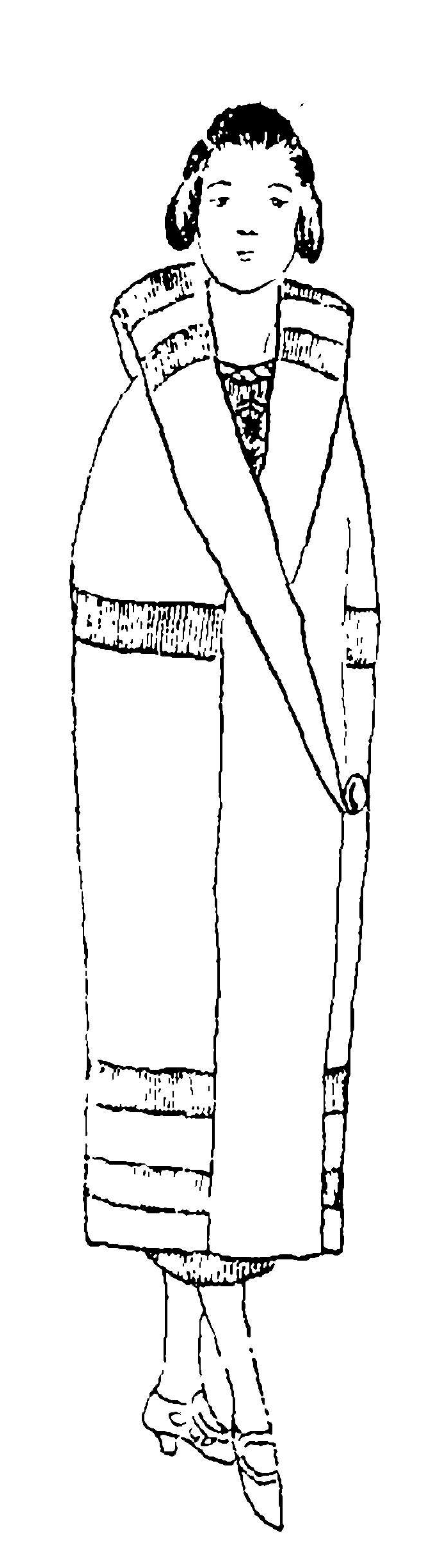
垣被捕者四人。據聞係內有運槍二萬枝子彈二十萬粒赴上海之陰謀。又電。大山郁夫教授已經釋放。又東方社東京十五日電云。總選舉事無何勞農黨即秘密進行倒閣運動。日來與此有關聯之共黨陰謀事件已被發覺。警察大舉遍向全國大行搜索。果然十四日夜半。開始大活動。包圍無產新聞社。嚴行搜索家宅，抄沒證據文件多數。參加陰謀者次第就捕。警廳向全國大行檢舉。被檢舉者琦玉縣十二名。大阪卅名。其他各地亦頗有人。大山郁夫亦在檢舉之內。詳細尚不明。又東方社東京十六日電云。無產合併問題。雖見進展。但勞農黨內部關於條件問題。意見已有重大之疏隔。近因某重大事件勃發。勞農黨頗陷於窮地。致合併爲之頓挫云云。此說是否可信。殊不明瞭。而路透社東京電且謂以共產黨嫌疑被捕之學生。傳有二千人。則尤可駭矣。要之無產政黨今後勢將益行排斥左傾分子。而左派思想者或將放棄議會運動歟。

關於中立派議員之集合。顯有兩項趨勢、一爲政友系。一爲非政友系。據東方社東京十九日電云。堤沖島等既有組織政友系中立團體之計畫。一方革新黨之清瀨、大竹、田崎、又有尾崎行雄爲中心而組織非政友之中立團體之運動。彼等所主張者爲節約政費一成以減輕國民之負擔。明白區別政務官事務官。鞏固地方長官之位置。羅諸黨爭之外。且結合之意非一人一黨主義之團體乃依主義主張之結合。而欲介在兩大政黨之間。以握左右議會之重心者也。聞鶴見祐輔、藤原米造、大內暢三、長島隆二、椎尾辨匡、小山邦太郎等對此已有相當之諒解云云。至關於將來之政戰。則貴族院方面之觀察。每多中肯。茲據東方社東京二十日電云。將來特別議會之議長選舉。足以制議會之大勢。政民兩派。均努力欲使議長由自黨選出。據貴族院方面言。此次朝野兩黨。既然勢均力敵。萬一議長自民政黨出。則於特別議會。或多少寬以時務。使民政黨開始猛烈之質問。若民政黨不利。則貴族院之民政黨。必蹶起應援攻擊政府。於貴族院將捲起意外之波瀾。夫衆議院議長。如有多數派選出。既有脫離黨籍之慣例。故爲使朝野兩黨之爭。得以公平自由。且不使政爭波及貴族院起見。勿寧由純然之中立派選出議長爲宜。此所望政民兩黨示宏人之雅量者也云云。附誌之以備他日參考。

蘇俄捕德技師案

蘇俄捕德技師案。本週形勢已較緩和。因犯毀機罷工罪中之六人已有兩人被釋放也。先是據莫斯科十七日路透社電云。關於破壞俄德商務談判事件。翟趣林氏已與德國大使經一度之談話。聲稱都乃資德國技師之被捕。乃以蘇俄法律爲根據。凡在蘇俄寄居人民均能適用。其企圖破壞蘇俄法律者。即爲有罪云云。又莫斯科廿日合衆社電。駐俄國德大使。已請莫斯科政府從速報告此次拘捕德工程師電汽技師及都乃資礦區。因反革命嫌疑被捕各人眞像。一面駐柏林出席德俄經濟會議之俄代表。已決議於此次礦區案未解決前。即行離德回俄。雙方報紙均表示德俄間已生惡感。按前經濟會計畫俄代表分赴各工廠參觀事。已遭德人拒絕。致德俄間商務。多形停頓云。此該案初出時情形也。後據柏林二十一日亞細亞社電云。據外交界消息。都乃資城蘇俄政務警察逮捕之德工師。現有二人已被釋放。德京對之。尙爲滿意。蘇俄政府並容納德外交部之請。特許駐塞古之德總領事到該地視察。甚蒙俄官長之優待。並協助進行一切調查。蘇俄外交委員長翟趣林自得德使關於此案之

照會後。極爲注意。親身加以檢查。據德使之照會內稱。俄警無故捕拿德工師之行爲。實危害德俄之友誼關係。雖然如此。德政府仍竭力保守兩國之親善。極望早日和平解決此案。同時德實業協會與聯合會。發表一聯名抗議。反對俄警逮捕德工師。俄國若不立即釋放。恐兩國經濟關係必受重大影響。據公共意見。預料蘇俄政府經德國此番交涉。必將嚴厲取締政務警察之行動。且此後對於俄經濟技術科學改建有利之外人。必加保護云云。可見該案已有和平解決之望也。



一週大事日記

（冰谷）

自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起
至十七年三月廿二日止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五

△寧方駐日代表殷汝耕到長崎、

△寧府決令黃郛全權結束寧案、並下通緝林祖涵保護外僑兩令、

△李濟琛由港赴滬、

△孫傳芳張作相抵京、

三月十七日　星期六

△張宗昌自濟南抵京、

△北京商定維持奉票辦法、關外由奉天及中東路各方面籌二千萬、關內則由中交兩行合借五百萬、

三月十八日　星期日

△胡毓坤收容晉軍騎兵千餘名、

△李宗仁向寧政治會議建議、請頒兵工政策及墾殖兩獎勵條例、一面組織兵工委員會、招集軍事停止區域之代表會議、限制各省兵數、應裁汰之軍隊、改令開墾築路、同時分屯粵桂黔各省、請予贊同、

△褚玉璞過津赴京、

△寧財政部長更動說作罷、

△潘復讌各將領、約伶演劇、

△孫岳馮震驊孔繁蔚到寧、見李烈鈞、報告晉事、

△鄭州拆城完竣、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一

△寧案解決內容、分賠償懲凶保障以後外僑安全及道歉等項、寧府下令通緝林祖涵、並保護外僑、即爲懲兇及保障、賠償一項、分別公私損失辦理、全案不久當可解決、

△李濟琛陳銘樞由港到滬、李語人在寧勾留一星期、即返粵、

△方本仁代表蔣介石赴晉、商洽軍事、

三月二十日　星期二

△兩湖善後會議、因各處代表未到齊、改二十四日開幕、

△外訊、蔣介石任楊森爲第三路右翼總指揮、

△武漢連日槍決大批共黨、

△北京命令、任孫世偉爲直隸省長、林憲祖山東省長、

△北京各將領會議、準備對豫總攻擊、

三月廿一日　星期三

△李濟琛陳銘樞由滬赴寧、

△張紹曾在津遇刺殞命、

△湘軍葉琪部陸續開抵武昌、將集中武勝關、

△寧財部頒布烟苗局條例、按畝論株、抽收烟苗捐、

△郵局發表民國十六年中國人口統計、共爲四八五•五〇八•八三八人、

△北京商界請改奢侈捐爲商界樂捐、取銷奢侈捐局、由商界每月繳捐五萬元、

三月廿二日　星期四

△錢大鈞部由杭調駐蘇滬、錢將繼任淞滬衛戍司令、

△宋子文與滬銀行界商定、發行流通券千二百萬、照鈔票通用、以捲烟稅及二五庫券爲擔保、

△滬傳黃琪翔潛由日本回滬、與張發奎陳公博朱暉日討論對付李濟琛陳銘樞到寧活動、

△寧政治會議議決考試制度審查報告、其要點爲現任官不須補受考試、考試推行初期、簡任以上官、以審查代考試、荐任以下不得免考、

△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孫世偉由京抵津、張即日轉赴濟南、

△北京教育部令中央文化兩大學停辦、

△北京決辦過渡稅、俟準備齊全、即通知施行、事前不徵使團同意、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梅泉招看櫻花連日過海藏樓無憂園或主人北去或園已易主獨往鵝寄園夕飲爲賦長句紀之

映庵

海藏樓下廿樹櫻。枝頭酣作萬玉舞。花前主人不得歸。
花開欲待已風雨。無憂園中千百株。去年往看花正吐。
叩頭忽訝宅易姓。借大池臺頓貧窶。鵝寄廬前八九本。
雜以他花出深塢。晚來獨得參差光。爲辦銀杯招客舉。
看櫻頗捬桃李意。無奈春狂太無主。海東本是此花國。
邇來好事移中土。十年長養橫日柯。蜂蝶紛隨高屐侶。
兎葵燕麥生滿地。玉樹瓊枝植何所。櫻桃或是舊同根。
國外佳花吾漫與。

讀歸安錢氏所印閨秀正始再續集選錄先祖姑
夢湘樓藕香館詩愴然有作

子威

總丱角。搦管喜弄詩。先君詔我言。吾家有女師。湘
藕兩樓館。姊妹雙瓊枝。秋鴻又春燕。弄墨復燃脂。於汝
爲祖姑。今隔天一涯。學詩趨鯉庭。此語心識之。環珮倏
歸來。云道出峨嵋。摳衣初拜謁。喜見顏色慈。彈指四十
年。惻惻我心悲。故鄉怨修阻。親族感睽離。偶披閨秀集。
舊事紛來馳。欲讀不忍讀。讀罷涕漣洏。詩以道性情。性
情詩能持。我詩亦盈尺。得失難自知。庭雪凍初解。盆梅
香。欲滋夜窗悄然坐。猛憶青燈時。

伯行姻丈買宅海濱有詩紀事率賦奉懷即用丈
寄東正道居主原均

逸塘

孱戶綢繆詎畏寒。辛勤九轉竟成丹。清風明月何須買。
種竹栽花未是難。宴坐時還談大易。(丈素研易學)橫流誰與
策安瀾。遙知海上樓居好。山色當門秀可餐。

蘆洲富士倒影爲箱根山中勝景頗甚不易見余
以初冬來此宿雨初收行徑猶濕放舟中流豁

然開霽遠峯在水上下者一徘徊瞻望喜而有作　袞父

乘輿蘆湖放棹行。中流驚見雪峯晴。秋陰石壓鷹空迴。
霜曉珠宮照海明。浮世本來皆幻影。茲游眞欲冠平生。
蓬山無意搜靈藥。且向滄溟一濯纓。

闍城　子威

萬事由來有了時。眼前歷歷一枰棋。人從過後尋灰劫。
天爲餘黎憫子遺。便使勢同襟肘掣。更無米向劍頭炊。
孤城斗大關興廢。指點斜陽說亂離。

奉和釋戡社兄戊辰元日韻　匏庵

歲朝岑寂似蕭晨。祇有寒梅伴病身。舉俗共誰談舊歷。
屏居況我屬陳人。游驄已逐燈宵逝。破硯猶供雪屋貧。
壓架老藤應更長。花時會許覓前塵。

次和釋戡元日　稚辛

亂鴉枕上及初晨。夢覺官南侍宦身。失笑吾今眞喪我。
何論臣壯不如人。草元事業空遺誦。茱把光陰莫猒貧。
比補痕留憶舊朝。來求忍浣衣塵。

題桐呈孤桐先生　君寒

西風昨夜損秋妍。一葉新涼細雨天。幾處相看依月幌。
誰家寥寂臥霜烟。春深玉壘丹山路。歲晚寒蛩碧井前。
何得愁中盡搖落。故園脈脈只高眠。

簡劍丞　拔可

元龍田舍本欺人。強解削公意失眞。欲作他年兒子誡。
二疏老去足書紳。

惜紅衣　曉行江灣道中　小樹

岸草燒痕。溪雲凍色。破寒無力。半圮樓臺。臨流幻金碧。啼鳥四起。疑坐對延秋門側。頭白霜冷。板橋識前宵人迹。　遠廻水陌。迎面初陽。頻年未歸客。天涯試問信息。野風急。濟麥滿塍。如繡不見。翠深紅密。但瘦節相伴殘菊。隔籬重覓。

念奴嬌　元日游廠甸書示兒輩　澤丞

青旗颭處。看陌頭紈綺。今朝改歲。老我征裘殘雪外。新試嬌晴天氣。逐勝燈蛾。嬉羣竹馬。多少芳韶意。番風訊早。渡江梅柳猶滯。　好是寶鞏香車。鳳城十里。依樣笙歌沸。烽火平安剛報得。更著魚龍百戲。如願人呼。宜春帖換。景物年年異。東華廻首。舊游應感朝市。

今傳是樓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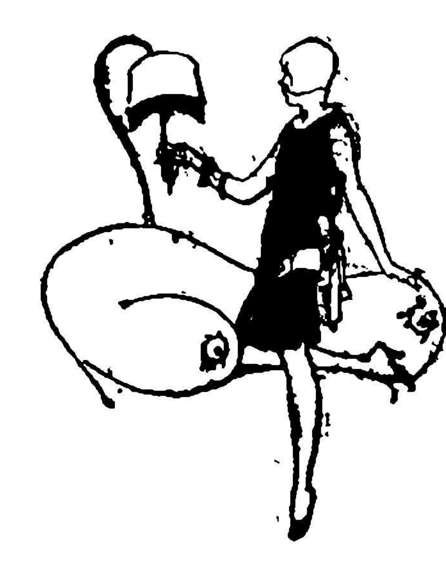
逸塘

老友吳縣汪袞甫榮寶。覃精國故。詩宗玉溪。沈博絕麗。殆出天才。其魏武一首和旭初云。鄴台遺恨付衣裘。銅雀風高妓吹休。賢子極宜知舜禹。君王微惜過伊周。至今龍戰當塗駭。終古烏啼繞樹愁。異日多情吳客至。空將清淚注漳流。此詩似爲洹上作者。民國初元。君亦梁園賓客之一也。又留滯云。艱危留滯欲何成。鏡裏朱顏惜漸更。對月略能推漢曆。看花苦爲譯秦名。劉楨未遂漳濱臥。鄭朴難忘谷口耕。自信雄心澌祓盡。夜闌匣劍爲誰鳴。故國云。故國烟塵首重回。風廊愁對夜簾開。天臨大野星辰遠。秋入空山草木哀。一夕商歌催鬢改。萬方羽檄阻書來。龍拏蟻鬥知何限。同付殘僧話劫灰。皆君持節比京所作。時正歐戰甚烈也。君與余共事議席。[illegible]叔夙深使歐數年。法語精進。有如素習。儕輩中壯年[illegible][illegible]芳通西文者。同年章庭生亦中外。未見有第三人也。今年君亦屆五十。余寄詩有云。城南憲草共商量。彈指流光過十霜。要使天驕識麟鳳。可堪國論誤蜩螗。首句乃述天壇憲法會議事。君亦有癸亥清明後游天壇。觀兩院諸公手植樹。次陳漢園韻云。滄海鴟夷未許逃。鳳城春色正如潮。芳林試策愁塵上。曲水憑闌怯酒消。大廈故難資一木。輕陰先與護初條。舞雩初服都無改。風詠惟當共此朝。銅狄摩挲信有同感矣。又瞿希馬出示先德文愼公止盦詩集。即題云。十載長安看奕棋。津橋兩聽杜鵑悲。自註、戊戌四月常熟罷相。及丁未五月公去位。並余游京時所見事。錄之以諗治國聞者。袞甫致力樊南。深得神似。並世殆少與抗顏行者。近見其和黃黎雍丙寅除夕詩云。客裏流光盡可憐。偶逢殘臘重淒然。風飄泉冽知何世。天動星回復此年。半畝荒園容小住。一庭積雪照無眠。朝來試和陽春詠。檻白飛鴻到

[illegible]者居東日久。殆又不無留滯之感也。

樗郎晩華生日。名流寵以詩者甚多。以言傑構。要推袁甫集義山句四律。詩云。想。象。咸。池。日。欲。光。今。朝。歌。管。屬。檀。郎。莊。生。小。夢。迷。胡。蝶。侍。女。吹。笙。弄。鳳。凰。檢。與。神。方。教。駐。景。久。留。金。勒。爲。廻。腸。章。台。街。裏。芳。菲。伴。一。曲。清。塵。繞。畫。梁。芝。香。三。代。繼。清。風。心。有。靈。犀。一。點。通。總。却。春。山。掃。眉。黛。直。敎。銀。漢。墮。懷。中。姮。娥。擣。藥。無。時。已。子。晉。吹。笙。此。日。同。賒。取。松。醪。一。斗。酒。綠。衣。稱。慶。桂。香。濃。憶。向。天。階。問。紫。芝。披。香。新。殿。鬥。腰。肢。荔。枝。盧。橘。沾。恩。幸。紫。鳳。青。鸞。共。羽。儀。漢。苑。風。烟。吹。客。夢。嵩。陽。松。雪。有。心。期。前。身。應。是。梁。江。總。自。有。僊。才。自。不。知。家。近。紅。蕖。曲。水。濱。羅。窗。不。識。繞。街。塵。從。來。此。地。黃。昏。散。併。覺。今。朝。粉。黛。新。萼。綠。華。來。無。定。所。毛。延。壽。盡。欲。通。神。浣。花。箋。紙。桃。花。色。一。一。蓮。花。見。佛。身。集句如此渾成。洵不易矣。玉霜簃主新婚。吾友江都閔葆之爾昌集牧齋句爲花燭詞云。蕙。質。蘭。心。桃。李。年。採。珠。拾。翠。小。神。僊。紅。綃。夜。靜。香。爲。界。曲。轉。簾。聲。並。月。圓。歐。骨。虞。筋。寫。硬。黃。餘。干。傳。得。口。脂。香。銀。缸。照。壁。還。雙。影。是。處。樓。鸞。盡。筆。牀。霓。裳。拍。序。漫。回。波。小。謝。賓。朋。珠。履。多。最。是。風。流。歌。舞。地。雷。琴。晉。帖。手。摩。挲。詩。裏。芙。蓉。亦。並。頭。天。生。標。格。擅。溫。柔。重。簾。勸。酒。鸚。哥。語。長。護。芳。心。度。九。秋。附錄於此。亦他日明僮錄中一段掌故也。

庚申以後。外重之局遂成。中央特守府耳。忍堪有和樊山感事二律云。正。譎。桓。文。孰。是。非。婚。姻。權。備。又。相。違。洛。駝。背。向。銅。街。臥。遼。鶴。行。從。華。表。飛。諸。貴。此。時。毋。競。出。王。人。序。次。本。來。微。他。年。史。筆。論。功。罪。此。局。全。輸。責。有。歸。箭。雨。刀。風。刦。未。過。低。眉。菩。薩。對。修。羅。九。官。誰。吏。遵。堯。典。四。面。眞。成。困。楚。歌。左。纛。仍。乘。佗。帝。越。侵。田。不。返。沫。盟。柯。二。分。水。與。三。分。竹。遲。爾。浜。泉。理。釣。蓑。語頗切至。未知當日執政者讀之作何感想也。樊山原作亦佳。題爲感事叠前韻云。漢。官。滿。目。舊。儀。非。世。事。悠。悠。意。每。違。一。榻。兼。容。十。國。臥。千。金。能。購。幾。人。飛。灰。院。自。背。傷。秦。暴。髮。祗。於。今。恨。管。微。南。北。眼。光。注。江。漢。寄。言。春。鳥。莫。催。歸。五。季。烟。塵。不。啻。過。四。方。郊。壘。尙。星。羅。婦。人。仲。達。寧。生。辱。壯。士。僧。超。忼。慨。歌。舊。姓。金。刀。誰。滅。火。中。朝。玉。斧。久。無。柯。紫。垣。盡。撤。方。磚。賣。從。此。王。城。不。復。營。此亦可作民國詩史讀者。但前作未見。當續覓之。



劉伯溫的詞

朱健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張志和漁歌子

明朝三百年是文學史上一個黯淡的時代，傳奇以外，無論那一方面，都很難承前啓後，——尤其是詞，詞自金元曲興，取而代之，詞的本身早已過去，不過明朝一代三百年中才人模仿詞體借用詞體表現的作品，也不多見，好的自然更少了。

前人批評明代詞家，都推陳子龍爲第一，據我看，劉基的詞，通脫簡易，白描的尤多，在明人中，不可多得，允推第一，——這也是各人的見解不同，不過說到明詞，按時代論，也應從劉基說起，明朝詞的所以不會發達，有二大原因：當時傳奇風行，文人無暇及此，二則明人直接受元曲的影響大，所以朝着傳奇的路走去，明人受五代兩宋詞的影響少，因爲他們沒有見過前人的詞集，據朱彝尊說，當時所盛行的，只有花間集幾種，那也簡陋的可以了。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佐明太祖得天下，封誠意伯，（參看明史列傳）他的詩文，明初很有名，他在太祖面前論文，推宋濂爲第一，自擬第二，他的詩雄邁有奇氣，以蒼莽古直著稱，與

幽遠，並稱當時。

覆瓿青田集，其大意云：「當元季亂離奔走，棄官自放死鬱，而其詩雄奇奔放，氣凌一世，及爲開國勛官，受非爵，預密勿，可爲得志矣，而其詩呼唔抑塞，頹然如山澤枯槁所爲，絕無生氣，那末，青田當時所處的境地，從此可知了，

四庫全書提要稱：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波，

四部叢刊誠意伯全集中卷十八，是他的詞，古今詞話稱他有「妙麗入神」之句，王元美（世貞）詞評云：「我朝以詞名家者，劉誠意伯溫濃纖有致，去宋尚隔一層，楊狀元用修好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文愍公謹最稱雄爽，比之帝稼軒覺少精思，」（見小石山房叢書王世貞詞評）

我現在舉他幾首爲例：

如長相思：

「艸青青，麥青青，艸穗高低麥穗平，黃花相間明，

山禽鳴，水禽鳴，禽鳥與人同有情，不堪聞此聲，」

一首詞將江南夏初春暮農田的景緻活現出來，明白如畫，又如浣溪沙：

「半畝荒園自看鋤，雨中時復擷新蔬，不須彈鋏嘆無魚，

早息機心勞役少，懶聞此事往來疏。清風明月總贏餘，」

又如清平樂早春：

「春風欲到，小艸先知道，黃入新萸顏色好，圖遣王孫歸早。

與來策杖微行，杖頭布穀初鳴，喜見兒童相報，耦根齊茶先

筆。

稚飄飄起辛稼軒博山道中即事的清平樂：

茅　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看剝蓮蓬。

稼軒這首又脫胎于樂府相逢行，末數句：

「相逢狹路間，道狹不容車，不知何少年，隔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見樂府詩集卷三十四）

伯溫的詞，又如如夢令：

「一抹斜陽沙嘴，幾點沙草鷗際，鳥傍小漁舟，搖過半江秋水，——風起，風起，櫂入白蘋花裏。」

這樣一首幽景詞，我們能從明人別家詞中找的出來嗎？他詞中所謂穠纖有致的，如搗練子：

雲淡淡，月娟娟，雲月朦朦照不眠，寧是不眠休作夢，夢時歡喜覺時憐！」

首三句「淡淡」「娟娟」「朦朦」連綿有致，但牠最妙在末一句，這一句出人意料，增加了不少的力量，這一類的又如虞美人，有感，

「秋來日日烟含雨，不肯留殘暑，　小桃錯認是春回，盡把枝頭紅綠向人開：⋯⋯」

難道伯溫為明太祖竭忠盡智，還自悔所事非人嗎？伯溫詞中我最愛他的幾首漁父詞：

「采石磯頭煮酒香。長干橋畔柳陰涼。歌欸乃，濯滄浪，來往烟波送夕陽，」

「白鷺洲邊好月明，賞心亭下暮潮平，紅米飯，紫蓴羹，自是無愁過一生，」

「釣得鯿魚不賣錢。瓷甌引滿看青天。芳樹下，夕陽邊，睡覺蘆花雪滿船，」

「麥秀蘄蘄野雉飛。沙頭新柳葉如眉。風瀲灔，水漣漪；正是溪魚上釣時，」

「二月桃花紫錦香，一聲啼鴂萬蜂忙，歌欸乃，濯滄浪；有酒無愁醉不妨，」

「三寸時魚碧玉鱗，一汀芳草綠羅茵。楓葉渚，荻花津；笑殺黃埃馬上人。」

這類詞自張志和漁歌子以來，以詞的境界的清拔論，是不常多見的，——只有朱敦儒樵歌中的幾首好事近，也是漁父詞體中的傑作：

「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活計綠蓑青笠，慣披霜衝雪。晚來風定釣絲閒，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鴻明滅。」

「漁父長身來，只共釣竿相識，隨意轉船回棹，似飛空無跡。蘆花開落任浮生，長醉是長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

「短櫂釣船輕，江上晚烟籠碧，塞雁海鷗分路，占江天秋色。錦鱗潑剌滿籃魚，取酒價相敵，風順，片帆歸去，有何人留得？

「猛向這邊來，得個信音端的，天與一輪釣線，領烟波千億。紅塵今古轉船頭，鷗鷺已陳跡，不受世間拘束，任東西南北，」

「睡覺蘆花雪滿船，」和「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都是拿垂釣忘機的事來刻畫憶遠出神的。

（完）



我的女房東

莫泊桑著
鮮苔譯

在那時候（高維雷說，）我正僑居在聖父街。

當我父親決定要我到巴黎去繼續學法律的時候，關於一切的佈置亦都經過很長的討論。每年的用費已經定了是二千五百個法郎，但是我母親却非常的關心，伊同我父親說，如果我把錢妄費了，我的飲食定會不够，這對於健康一定是有影響，所以最後決定要幫我找一個好的寓處，用費按月的交給那房東。

有幾位隣居告訴我們，有一個名叫高革蘭夫人的是不烈灘里的人，伊招收住客，我父親就寫信給伊去把這事交涉好，有一天晚上我帶了我的行裝便到了伊家。

高革蘭夫人是一個大約四十歲的婦人。伊很强健，聲音像一個敎操的軍官，用很果斷的態度決斷一切的事情。伊的房屋很窄，一層樓只有一個朝街的窗子，好像一架用窗戶疊成的樓梯一樣，又好像一層屋夾在別兩個的中間。

我這女房東和伊的僕人居在樓下，厨房和食堂在第二層，四個從不烈灘里來的寓客分居在第三第四兩層，我有兩間屋子在第五層。

一個小而且黑暗的螺旋形梯子通到這幾層樓。高革蘭夫人像船長似的整天上下於其間。每天伊要跑進各人的房間去十次，喃喃的視察一切，看看床鋪是不是整理得合式，衣服刷好沒有，一切是不是應該要的那樣好；換句話說，伊把自己看做這些寓客的母親，並且比母親還要好。

我不久就認識了我這四位同寓的，兩個是學醫兩個學法律，但是都甘心情願的受那女房東的督察。他們怕伊好像一個偷菓園的小孩怕一個鄉村的警察一樣。

無論怎樣，我馬上總覺得非自由不可，這是我的天性使我反抗。因爲高革蘭夫人限制十二時以前要關門，我就聲明我回來的時間要隨我的高興。伊聽這話向我望了幾分鐘，然後對我說：

「這是決不可能的，我不能叫安內地（伊的僕人）隨便甚麼時候在晚上應門。在這深夜你不會有甚麼要事要到外面去作。」

我很堅決的回答，從法律上說，伊應隨便甚麼時候幫我開門。

「若是你拒絕的話，」我說，「我會叫一個警察來替我證明你是確實沒給我開門，我去到旅館裏住一晚，一切的費用都歸你開消。這事我是有理的，所以你必得給我應門，不然就別叫我在這裏住，隨你的看便。」

我望着伊笑並且告訴伊我的苦衷，伊很驚奇的半天沒說話，後來伊想跟我商量，但是我却很堅決，伊如是不得不屈伏。

伊允許我有一片鑰匙，但不能使別人知道。

我這次事對於伊很有影響，以後伊對我格外要好，慇懃到極點，做出一些粗野的憐惜樣子，那當然不會受我的歡迎。

碰着我高興的時候也許出其不意的吻伊一下，但那隨着來的一記耳光是免不掉的。我很快的把我的頭閃開，伊的手便像球一樣在我面前飛過，我帶笑的跑開，伊追在我後面叫！

「呵！你這惡漢，我總有報復你的一天。」

然而，我們很快的就變成真實的朋友。

不久我認識了一個在商店服務的女郎，我常碰見伊。你想必很知道巴黎這樣的艷事。一天你碰見一個女人手牽手的和伊的朋友去作工，你看見那雙迷人的媚眼，心中自然一動。第二天這個時候你再走過這條街，你又碰見伊，這樣的過了幾天，你和伊說說話，風流的韻事照牠的程序進行就好像病一樣的進步得飛快。

在第三星期的末了，我便和愛弁（那女郎的芳名）打得火熱，若是我能找到一個好地方，我們早就互訴了衷情了。這女郎是住在家裏的，伊又說過決不肯到旅館裏去。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我決定乘夜深十一點鐘的時候，假裝邀伊喝杯茶把伊帶到我屋子裏去。高華蘭夫人就寢是在十點鐘，所以我把我的鑰匙開了門進去決不會驚醒一個人，過了一兩鐘以後，我仍舊可以照樣的把伊送下樓來。

我向愛弁講了許久，伊才允許了我的請求。

那一天我很難過，因為我心裏頭實在不安寧，我深怕有麻煩，不幸，或者羞辱的事情發生。到了晚上我跑到一家咖啡店裏去喝了兩杯咖啡和三四杯剛孽克（一種法國的白蘭地酒）壯壯我的胆子，等到鐘鳴了十點半，我便慢慢的踱到那約會了見面的地方，伊已經在那裏等了。伊嬌媚的攜着了我的手，我們便慢慢的向我那寓所出發。隔我那寓所的門愈近，我愈覺得慌張，心裏暗想：「惟願天從人願那高華蘭夫人已經睡着了才好。」

我對愛弁說了兩三次

「無論如何，你上樓時不要出聲響才好。」

伊笑着回答說：

「難道你怕人聽見嗎？」

「不是，」我說，「有一個病人居在我的隔壁，我怕驚醒了他。」

當我走近這個屋子，我心裏害怕好像踏進了一個牙醫的門，直到看見每一個窗戶都是黑漆漆的，無疑的他們都在睡鄉，我才把一顆心略略放下。像賊似的輕輕開了門讓我那美麗的同伴進來，隨手關了門，屏住了氣息，踮着腳尖上樓，恐怕我的同伴有失腳之虞，我時而擦幾根火柴照着伊。

走過我那女房東的門，我心裏跳得非常的利害，但是我上了第二層樓，三層樓，最後的第五層樓，就到了我的房裏。勝利了。

我只敢輕輕的說話，並且把皮鞋脫掉，走路才不致有聲音。燒在酒精燈上的茶已經喝過了，我漸漸的向我同伴吐我的相思，慢慢的替伊寬去衣服，伊起初雖然含羞似的半推半就，終歸還是屈服。

當伊的衣裳脫得只剩一條白短裙的時候，我的房門忽然開了，高華蘭夫人執着燭

站在我的面前，和愛平一般無二的裝束。

我從愛平的身邊跳起來站在一邊，看這兩個對望着的婦人。這樣會發生甚麼樣的事情？

我的女房東對我說，伊用一種從來沒有的柔和聲音：

「高維雷先生，我這屋子是不能留妓女的。」

「但是，高革蘭夫人，」我嚅囁的說，「這位少女是我的朋友，伊來不過是喝一杯茶。」

「沒有人脫了衣服喝茶的。請你赶快叫伊出去。」

愛平當驚怖之餘自然哭了起來，把伊的臉藏在裙子裏頭，我張惶得了不得，簡直不知道說甚麼才好，女房東又嚴厲的說：

「幫伊把衣服穿好，馬上送伊出去，」

這自然是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只好幫伊把衣服一件件從樓板上拾起來，給伊披在頭上，盡我的能力幫助伊裝束。伊只是哭泣，慌忙中常穿錯衣服，不是找不到紐孔就是尋不着帶子，高革蘭夫人却執着燭一動也不動的站在旁邊，莊嚴得像審判官似的望着我們。

愛平剛穿好了衣服，來不及扣皮鞋便從女房東面前跑過，飛奔的下了樓，我衣服只穿得一半，踏着拖鞋，跟着伊在後面狂叫：「小姐！小姐！」

我覺得我總應跟伊說幾句話才對，但是又找不出一句可說的話。剛剛到那大門口我便趕上了伊，想把伊抱入懷裏來，伊却猛力推開我，慌慌張張低聲的說：「快讓我走，快讓我走！」把門一關，伊便跑到街上去了。

我再走上樓去，便看見高革蘭夫人正站在梯頂等着，我知道免不了一番唇舌，便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上去。

伊的房門是開的，伊叫我進去，用一種莊嚴的聲氣說：「我要和你說幾句話，高維雷先生。」

我低着頭走進去。伊把燭放在台上，雙臂攔在那短衫半掩着的胸前，對我說：

「所以，高維雷先生，你想我這屋子是一個名譽不好的屋子，是不是？」

我一點也不覺得有甚麼可羨。我喃喃的說：

「啊！親愛的，決不是。但是，高革蘭夫人，你也不必狠氣；你當知道年輕人是怎麼回事。」

「我很知道，」伊回答說，「你也要知道。不能讓這樣的東西到我這裏來。我希望我的屋子名譽好，我不能使牠失了令名，你知道我吧？我知道——」

伊這樣的向其說了二十分鐘，伊總是拿那屋的名譽要緊，伊不得不嚴厲的理由等話頭來壓制我。我只得垂頭喪氣的跑進房去睡，並且決定以後再不嘗試這樣的味道，至少當我繼續是高革蘭夫人的一個寓客。



可可糖

長篇連載小說

濤每譯

第四章（續）

他上了汽車。旋轉的雪花打在臉上，遮住他的眼睛，他腦筋裏紊亂思想，互相追逐如雪花一樣。

他對汽車夫道：「等我一等，二十分鐘後我就轉來。天哪！麗薩穿得這樣好呀！」他見他的妻子穿起漂亮衣服，鬆髮柔軟得像鞭打過的牛油一樣。問道：「什麼慶祝？」

伊鬧玩笑似的笑道：「就是凱旋的慶祝。」

「好，這是眞的。你知道，我雖然昏昏思睡，我也拋開工作去混在人叢中。但是我沒有到蘇維埃大會去。我有許多趕急的工作。我同瓦爾慈轉去，到這裏來午餐。汽車還在等我。」

麗薩一面忙着擺碗碟，一面繼續高與的說道「瓦爾慈眞是一個好女孩子。」

蜜蒂亞瑪夏爬到他父親的膝上。他問道：「他們小嘴都很黏的，上面有什麼？」

蜜蒂亞叫道：「父親，那位叔母送我們可可糖。」瑪夏狡猾的斜視，大張其嘴，裏邊一塊很大的可可糖正慢慢地溶化。

麗薩兩頰飛紅，調羹從手裏掉下。伊說道「里阿夏，你該不會發怒呢？瓦爾慈送小孩子兩條頂好的外國可可糖。你嘗一嘗。伊又送每一個孩子一雙襪子，長襪子。你看一看。送我——兩雙頂好的絲襪子。你看，你看。」

麗薩紅暈的退後，舉起伊的厚裙子，嫵媚的現出伊的脚，穿一雙棕色絲襪子。

伊魯莽的用手圍住伊丈夫的頸項。

蘇挺怒容說道：「眞討厭！這是多麼笨的事情！麗薩，你知道，伊是我雇的人。這有點贓物的氣味。」他着急得跳起來。

「里阿夏，你在說什麼呢？瓦爾慈同贓物！我們不能與你手下人交好嗎？我確實拒絕過，但是伊不斷地說：『我是一個跳舞女郎。我有好多滿箱子的絲綢沒有穿過的。現在我作工了。我還拿這些東西來做什麼？難道你拿這一點小東西作紀念也算羞恥嗎？』」

蘇挺努嘴道：「一件漂亮的小東西！這要值多少錢？」

「但是伊什麼也沒有買過。伊有大戰前剩下的襪子，伊自誇有狠多狠多。小孩子的襪子是從伊姨嫁的姐姐那兒得來的。伊姐姐有一個小女孩子；伊們出洋去許久了。伊說可可糖是小孩子吃的糖。這是伊一位新從亞爾漭勳爾歸來的朋友送伊的。里阿夏，作着怒了嗎？我確是要給伊的錢，但是伊絕對的像受羞辱一樣。」

蘇挺罵道：「很明顯的，伊是有志氣，不像你。」

「里阿夏，這就是你所有的愛情嗎？隨便誰也應該喜歡。瑪夏蜜蒂亞把可可糖扔給你父親。他像狗在馬槽一樣。」

蜜蒂亞悲慘的把咬了的一片可可糖，

從嘴裏拉出。瑪夏臉紅嗚咽的哭，打破了四圍沉寂。溶化了的可可糖從伊嘴裏滴下來。

蘇挺把小孩抱起，暴躁的跑來跑去。「瑪締亞拏可可糖，吃，快活。為什麼把小孩子也拉入漩渦呢？」他喃喃自語，他的妻子仍然在責備，把熱氣騰騰的湯倒出。

伊說道：「以朋友的資格替小孩子受一點禮物，都是要禁止的。」

蘇挺長嘆譏諷道：「以朋友的資格嗎？從甚麼時候起伊成了你的朋友了？」

他的妻子銳利的答道：「從伊開始在端卡中替你工作的時候起，不然你把流氓引到這兒來嗎？」

把女孩放在靠近他旁邊的椅子上，趕快的午餐，心裏非常之焦灼。吃完了湯，沒牛油沒鹽吃完了麵包，跑進厨房。那兒他看一個茶罐上面滿着藍色「大旅館」三字，一個破嘴子。他吃了三口溫熱的苦荳茶，揩了嘴唇，沉思的看那蟑螂爬上爐子。看也不看他的妻子一眼，他板滯的在甬道上穿起外套，把門砰的一聲關上，跑下樓去等他的汽車。他想道：「要是我在伊的地位，我一定不會要這些東西，但是伊呢？他們曾經過多少辛酸的長年頭呵！當他失業的時候，暗地裏作革命工作的時候，充軍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他們怎樣在貧困中奮鬭呵！難道麗薩不是他親愛的妻子，忠實的帮助他嗎？現在就是伊忽然因為友誼的表示，收受了這些女人心愛的首飾，為甚麼他待伊如此的凶暴呢？」

「蘇挺慢慢地走到樓梯心裏想道：「還有瓦爾慈，伊為什麼作這件事件呢？」

蘇挺從一個女人亞加斐亞手裏拏了鑰匙，把公事房打開。問道：「誰是值日？」

「就是那個小女郎——瓦爾慈」

蘇挺沉默的走過，扭開電燈，把簾弄好，坐在桌旁。他撿起一份很厚的報告。柔軟的燈光，撫弄每樣的物件。這兒有一堆侵略後送來的一堆刀鎗。那兒又是文書信件的包裹，大箱子旁邊還有許多充公的虛封酒瓶。蘇挺坐了許久，邊翻閱，邊記錄。隔一會他打呵欠，站起來。

他想道：「我疲倦了。頂好現在出去到一個小村子，有青草乾草小雞的氣味，在一間冷靜陰蔽的屋子，農人的大枕頭上去睡一覺。」他想像他自己在脫衣服，走下傾斜沙岸到日光晒熱的水中。

亞加斐亞拚命喘氣的抱進一捆柴，把火點燃走了。

蘇挺愁悶的自問道：「我現在就是為這些不快活的事，情所困倦了嗎？我去久久的躺下睡夢。」在柔軟地氈上走到爐邊沙發，把天花板的燈轉開坐下。忽然亞加斐亞再來。「那位值日的女郎問，電報還是立刻給你，還是等書記來再跟他。」

蘇挺道：「叫伊把電報給我。」他不高興的起來，走向桌子。

瓦爾慈沒有看見的走進來，好像爐邊黑影出現，伊絲製煙香的裙子聲音窸窣。伊鮮明的頭髮作成一個可可似的架子，適合伊文雅而又如松鼠般狡猾的小臉。伊的鬈眉像印度公主兩扇一般，加上伊棕色嬌小眼睛的嫵媚，把蘇挺清涼過來：

他感覺着他夢中的小河，空氣，日光都在溫柔跳舞，安慰他疲倦了的身子。

伊朱唇輕啓道：「六個電報。」

「好好請坐。」

伊靜靜的坐在他面前一把椅子上。

當他的手撕開電報時，何等傻氣的戰慄呀！　這裏基諾案子的疑團解釋了：那裏又是關於芬蘭匪徒的問題：這裏又是一個找尋薩文可夫線索的計劃。　其餘都是詢問事情的。

他回頭對瓦爾慈道．「這個應當跟哥爾斯基，那個應該送卡慈滿，這兩個給佛明。　早上把這個給裴雀瓦，把那個放在我對諾生北那案的報告裏面。　報告在我的桌子上。」　他慢慢地把字拉長講，看伊是不是想走開。

他說道：「你很賢惠送我妻子那些東西。　我真是非常感謝，我的妻子也是如此。　不過讓我付你的錢，隨便值多少。」

瓦爾慈仍然站着，悲戚的懊喪着雙眼。　說道：「你是這樣的殘酷，給我的錢，為我誠懇表示的感情嗎？　我實在不知道那些首飾的價值，　我自己沒有買他們。」

伊兩頰紅得像秋天楓葉一般。　伊大張開可可顏色的眼睛，熱烈的凝視，深入蘇挺的中心。　一個綷縩銳利的轉身，伊走了。

蘇挺想道：「是一個鬼，不是一個女人。」　他想跳起來，赶上瓦爾慈，把臉偎住香頸。

「今天我似乎不能提起精神工作，我變得太柔軟了。」他竭力收斂自己，但是不成。　沙發的沉靜溫柔，吸引他像流沙一樣。　他想把炭撥撥，一定很好。　他按鈴叫亞加斐亞。

忽然瓦爾慈立在門檻爐火光裏。　說道：「你按鈴；那個女人已走到別處去了。」

「不必麻煩你；我願意等。　請你告訴伊把火撥帶來。」

他還沒有工夫再說，伊像一隻小鳥轉瞬就不見了。　一會，拿着火撥站在他面前。　「讓我來。」　伊傲然的坐下，把裙子張開，動手撥燃燒的炭。

伊指着火爐開着的門問道：「我就讓牠如此嗎？」　嫵媚的笑了一笑。

蘇挺靜靜的點頭。　他願意每樣東西，——火爐，黑暗，和暖，炭火，同溫柔香酣醉人的瓦爾慈——永遠的如此不變。

他悄聲道：「站住。　請坐。　這裏有一把沙發，或者，假使你高興，那裏有一把椅子。」

伊說：「假使你准許我，」衣服一響就坐在他的旁邊。

奔放的急流，流成滔天的巨浪，如洪水般一步步的利害把他冲到可愛的瓦爾慈。　略動一動，他忽然觸着伊放在旁邊溫軟纖小的手。　他也沒有竭力把手挈轉來，讓牠留在那裏，好像被迷住了一樣，渾身戰慄，瓦爾慈的玉手，輕輕的撫摸牠。

伊高興魯莽的緊揑他的手道：「蘇挺，就是你我纔熱烈的愛。　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偶像，惟一的心上人，惟一的主宰。　呵，不要怕。　我不會把你帶走了。　讓你的家庭，你的同志，你的革命工作，以及其他一切的事情，仍然一樣的進行。　我只要求一點，這樣的一點，你相信的凝視，溫柔的撫抱。　我沒有過着你以

前，我常常都是非常之寂寞的。 只有你，我的武士，只有你了解我。 至於你呢？ 你不是很寂寞嗎？ 你心裏眞正是快活嗎？ 你在任何人中間找着一點眞正的了解嗎？不爲同志蘇挺，不爲朋友蘇挺，不爲家庭丈夫與父親里阿夏，只爲蘇挺，這個人，不爲他的才能而愛，只是爲他的罪惡，失敗，缺點，疑惑，憂愁而愛。假若你能够允許我這樣的愛你，就是你這個樣子，對你並沒有甚麼要求。 你看我要求得多麼少，然而對我的生活意義又是多麼大。 假如我送了你家庭一點糖果，相信我能，我不過以純潔的心爲與你妻兒一種暫時的快活，由這些事情，間接與你，只是與你一種暫時的快活。却是你呀！付我的錢！ 多麼殘酷啊！ 現在告訴我，我親愛的蘇挺，因爲我甚麼都是你的了，告訴我——」

當瓦爾慈熱烈的用唇觸蘇挺的手的時候，伊的話好像跳舞奔馳的進入他的腦筋，他如爍炬般的銷鎔。 好似一股溫柔香暖，黏滯可口，牛奶糖般的火山鎔石，把他全身蓋住，口裏塞滿，不能出氣的樣子。 這不是瓦爾慈的悄聲了，這是他心裏發出來的一種聲音，像鐵鎚打在太陽穴。冷氣到他的脚了，到他的手了，到他的脊骨了，瓦爾慈似乎在從容中節的面前跳舞了。 於是又一種重濁的聲音，不是瓦爾慈了，是一個可怕的發電機。 他向牠站立像一個啞子。

這架機器又在用悲哀親愛悄聲微泣引誘他上前了。 牠引誘的說道：「離開你黑煙汚穢的工廠來挨近我。 看哪！一羣蔚藍爍烈的火，用所有的感情力量，在我心裏跳舞。」

有一個人拖住他的肩道：「小心，蘇挺。」 他是一位同志擦油的達利那。「小心，看機器不要把你吞了才好。」

蘇挺經過了這個狂飈烈火的時候。他恐懼的用戰慄的手抓他的頭髮，小心的移動慢慢起來，走來走去，剩下瓦爾慈在失望的悲痛。

他戰勝他受的刺激了，連連道：「這些事好傻呀！ 好傻呀！」

瓦爾慈軟弱悄聲道：「難道我錯了嗎？」

蘇挺預備答復伊，移一把冷皮椅近沙發，燃一支雪茄，說道：「我不知道你錯沒有錯，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錯，我很快的相信，你的行動是極其眞誠。 我眞是抱歉，爲我也爲你。 但是，相信我，戀愛不是我們的事。」

瓦爾慈粗暴的跳起來，離開沙發，在地氈上走了一兩步，墜在一個箱子上。

蘇挺繼續的道：「不要覺得傷了感情。 固然我也不是聖人。 我也有別人一切的本能。 不過我心裏有些事情，瓦爾慈呀，有些事情你不了解的。 我如何纔可以向你解釋呢？ 這是一種階級的感情。 這是一股奇怪平安永久的清泉。 從牠那兒我得着所有的氣力，只有從牠那兒我領略了個人，最高的快樂。

「我也不記得何以這種感情發生在我心中了。 我只記得我同我母親住在黑屋裏邊，伊是一個洗衣的婦人，我呢，一個襤褸的小孩子，我們常常從窗裏看見過路人的脚，我們懂得世界上有美好的人穿起光亮的橡皮鞋，但是只有硬小汚髒的靈魂。有赤足襤褸的人，却是有光明誠懇的

情愛。 到後來熱鬧工廠，汽筒早號作了我生命的主人，使我們週身都是黑烟，我知道有朝一日幸福會到我們黑面工人的。

於是我從同伴那裏學着走幸福路子的方法。 我們前面有許多的困難。 許多的犧牲，錯誤，疑惑，支離。 許多的枯竭與懶惰。 有時睡在沙發，願意使你忘記了你的願望。 但是勞動階級的呼喊，如雷霆一般，斬開迷霧，給我們以勇氣。 牠把我們包裹在異常的快活中間。 拏這個來比較，對女人的思想真是毫無意義。

牠在我們心中踴躍作聲。 牠快樂能力中有感情也有智慧。 難道我把這個感情打破，變換了牠，去求女人的愛嗎？ 有好些地方有許多甜蜜的可可糖，但是不是爲我們的；我從來也沒有習慣的。 牠的溫柔，僅僅阻礙我們死戰，牠若是一天如此，我們一天也不想牠。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何以不能愛你。 所以從今以後，我們要駕馭我們自己，彼此分別也不要煩惱，我們仍然像以前一樣，只是朋友就是了。

讓伊的頭墜在伊的膝下，瓦爾慈靜默的咬伊的手巾。 伊喉間苦熱的一塊，漸漸變大，最後伊流淚了。 伊站起來，閉緊伊的嘴唇，靜靜的走出，輕輕的隨手把門關上。

週圍都是沉靜，蘇挺有一種疲倦苦痛的感覺。 他想睡覺，把外套放在頭下，決定睡在沙發上。 隔一會，他聽見亞加麥亞弄響了門，閉上燃過了的火爐。

（第四章完）

時人彙誌

張佐漢。字筱良。直隸高陽縣人。年五十三歲。清光緒三十一年。卒業於日本明治大學師範科。歷充直隸高等學堂。唐山路礦學堂。直隸第一師範等校教員。直隸提學司。省視學。及圖書課課員。學部圖書局編審主任。直隸省教育會會長。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會長。第二屆衆議院議員。又衆議院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自民國十四年五月至今。任直隸教育廳廳長。素持科學救國論。並嘗竭力提倡職業教育。

張佐漢